



16
4064
7



大事編年

宣祖紀

使請丹封不許

甲午二十七年正月遣尹根壽請丹封世子不許禮部尚書范謙等題曰朝鮮請立世子以繫人心未為不可或賜專勅一道稍假便宜俾得一意節制事權不分俟彼國寧謐果有戡亂奇勲不妨另議區處其封典不宜輕畀

土賊宋儒真伏誅

時處_二賊起楊州有劇賊李能水利川有玄夢忠清道逆亂結作而鴻山人宋儒真乃嘯聚賊徒傳檄劫掠京師震



驚又投密書于全州云主惡不悛朋黨不解賦役煩重生
民不安至有鷹揚牧野雖有媿於夷齊吊民伐罪實有光
於湯武或誣櫛義兵將李山謙所為山謙詣撫軍司自明
收殺之兵曹判書李德馨賊徒藉以為言待命月餘上不
許

時務疏

領議政柳成龍上時務疏略曰京都前後長江左負高山
右環大海天下之險無過於此若於上流沿江列柵多設
兇械則賊之兵戈不能容易徑進忠州居上流為國門戶
欲保忠州當把截烏嶺至於漢江以南則利川呂州廣州

為京都左輔水原南陽富平為右拒若收兵峙糧擇守要
害處則京城之勢稍有捍蔽而緩急庶有所恃矣南漢山
城溫祚舊都有井有田可以修葺保守水原之禿城衿川
之衿芝仁川之仁城皆係險隘必守之地云：又請修鎮
管之制曰祖宗之制八道各置鎮管謂之兵馬節制使平
時則鎮管為主鎮而檢飭其屬邑訓練軍伍有事則率其
屬邑之軍鱗次整齊以聽主將約束其勢如身之使臂：
之使指一鎮管之軍雖或奔潰而他鎮管各以大兵次第
堅守或扼其前或蹶其後或挽其左右自嶺湖以至京畿
等邑一皆嚴兵整待國家形勢如重門複墻賊雖透得一

重又有一重何至於一旬之間橫行千里徑造都城如蹈無人之境乎祖宗經遠之圖如此而中世以後一切廢墮做出新規名曰制勝方略國事至此大槩制勝方誤之也其所謂方略大要以一道之軍預為分屬於是巡邊使防禦使助防使兵水使總聞賊報不察賊衆多寡地勢險易一例徵發皆聚境上既而朝廷遣將於千里之外無將之軍處屯聚無約束無紀律暴露原野一日二日待將不至而賊鋒已迫飢渴結之則如鳥驚獸駭相率而潰所謂京將輩騎馬馳下已散之軍藏匿山谷未及招集而賊之先驅已迫不敗何待壬辰李鑑之事是已又請預備糧儲

今京城積粟僅支數月外方倉廩俱竭前此所陳各道貢物盡為作米上番軍價布各司奴婢貢皆作米聚諸京師可得十萬石又有煮鹽一策為理財要務其切於需用與穀相等興起鹽利別無他策只是招集鹽戶使之安集除其雜役不得侵撓隨時販買如古時之法軍糧及種子可得千萬石之多云○又請通計國內田結量收米豆輸時京倉凡各司貢物及方物進上皆計物定價令有司買供而取其餘以補軍需則兵食有賴而外方出米不均及各司防納刁蹬之弊皆可祛矣竟為浮議所沮

成渾八朝

二月左叅贊成渾還都時病未隨駕至是入朝 上教曰
當初發出蒼黃車駕過卿廬舍之前卿不來問自知罪重
欲死而不得今卿來詣不勝感激流涕之至卿雖病重宜
調理間：叅於備邊司之謀討平亮逆轉危為安則死當
結草而報之矣渾上疏自劾 上曰緣予之罪國事至此
方賴忠賢冀濟艱難卿宜姑恕予罪間預諸宰之列規畫
邊務何如倘蒙卿之力掃蕩此賊予不敢報卿之德而祖
宗在天之靈豈不有感於冥：云：

成渾上時務十餘條不踏啓字下備邊司回啓曰十四條
無非為國血誠當時切務其中第一條罷貢獻貿易市上
尤合於今時請先施行依啓後三日京畿監司狀啓水刺
物饑亂後飢民相縊顛死無路進上今聞重臣獻策若速
行則可以救此云 傳曰成渾所獻貿易之策勿為施行

設訓練都監

我國兵制畧倣府兵分番立防兵農相依雖便於守國而
常短於禦敵平壤之後 上問李提督以前後勝敗之異
提督曰前來北將恒習防胡故不利今來所用乃戚繼光紀
效新書禦倭法所以勝也乃購得戚書示成龍曰予觀天
下書多矣此書實難曉卿為講解成龍與從事李時發儒
生韓嶠等講質于天將及還都命設都監以成龍為提調

趙敞為大將兵判李德馨為堂上辛慶晉李弘胃為郎屬募饑民為兵能舉一巨石能超一丈墻者八格旬日得數千人教以三手鍊技之法置把摠哨官部分演習數日成軍容是後宿衛扈從專用此軍

顧咨

四月時皇朝之議以倭款為非而惟石星宋應昌以為未得勝籌欲遷就完事極力主張給事中許弘綱劾應昌兵部侍郎顧養謙代至遼東使叅將胡澤核咨我國姑聽媾和以伸其計

其咨畧曰倭奴無端侵爾勢如破竹據有三都虜爾王子皇上赫怒興師倭奴竟遁復地二千餘里所費帑金不貲士馬物故亦不少朝廷之待屬國恩義至此皇上罔極之恩亦已過矣今倭奴畏威請降天朝正宜許之爾國糧盡人相食又何恃而請兵耶既不與兵餉於爾國又絕封貢於倭奴倭奴必發怒於爾國而爾國必亡爾國之言朝廷必信爾為倭請封貢則倭必益感中國而且德朝鮮罷兵而去爾國君臣逆苦心焦思以修句踐之業云々其言縷縷千百胡澤在館月餘朝議不決澤督報甚急五月顧相柳成龍上劄言我國既無以自振但倚大國以圖興復而宋經畧李都督皆已罷去顧侍郎總至所言一

向堅拒任事之人拂然不肯同心則我國之事無乃益睽
孤乎請封義固不可惟當詳具近日事情奏聞以聽中朝
處置累啓上乃許之

三司文章攻和

初頌相柳成龍以顧咨事欲入對稟定奏封成渾同入上
問奏封當否渾以為國勢危如一髮湏少緩兵鋒可圖自
強而顧侍郎手握大兵高下在心我國既不能戰又不能
守只禁中朝之和似是失策上不答忠清監司李廷翰狀
啓適至請從和議左右爭言廷翰可斬渾素知有忠信大
節且嘉其言出肝膈啓曰此人未可深罪無仗節死義之

心不敢為此論上盛怒渾不敢畢其說成龍亦不敢發言
而退自是三司文章攻和而柳永慶力主之成龍曰今公
墓碑當書不主和三字蓋譏之也

渾遜惶恐而出罷朝上有詩曰一死吾寧忍求和願不
聞如何倡邪說敗義惑三軍仍傳曰奸人邪說惑世誣
民一至於此凡今朝廷處置及遣將所為皆為渾邪說所
誤命榜示朝堂

上下教曰傳位世子然後任行許和柳成龍上劄辭職成
渾上疏待罪

慶安令入對論成渾

六月慶安令瑤入對論成渾為主和之人又言渾援引他人以蓋己罪云：瑤逢渾於路傍民舍有所酬酢而歸奏達如此渾又上疏自明曰五月入侍之日左右有淡論廷榘之罪者臣惜其人恐得重罪初陳廷榘可罷之罪又論廷榘忘身憂國之誠雖今書狀極為可駭而其誠則可取且非不知言發得罪而忍死以言至於奏本之論則我國受皇朝固極之恩以保宗社庶幾可以討滅讐賊而東征將士不肯力戰乃開和事以為不戰之計謾言賊歸以做必和之說賊不從命肆兇如舊則蒙蔽欺罔之事作矣去冬奏請之中乃發其欺罔之實為科道所彈則又不肯反躬自責乃致恐於我曰

以恐報德又曰人心之險一至於此又曰朝鮮狡詐又曰吾怕爾國殺我其為激惱亦極矣臣謂今日所賴者天朝耳天下事皆出於將相大臣今之怒我者如此將何以善其後乎竊懷憂國之心及其胡叅將之來也留月餘而奏本之論未定臣妄謂國之存亡在此久留其使淡失其心臣又聞退守鴨綠之論甚盛撤還劉兵之令已至臣誠懼不勝危急竊見顧侍郎手握大兵高下在心將欲據憤於我誠易為力是以欲據依其咨以奏形勢之實然蓋其時奏聞大指但欲開陳賊情而已不欲說及受降事故臣以分明說破為言臣之本心惟此而已至於與賊通和則

臣不萌於心不作於意矣臣雖謬妄亦有愛惜名節之心
臣何所利自陷於秦檜之古跡要以得罪當世遺臭後世
乎臣病重恒不得出入六月間有親舊瘟疫垂死者力疾
往見其還也日已昏暮路逢所識持服者在路傍民舍臣
暫入相慰慶安令瑤亦在座問臣曰近有外謗未知何事
臣答曰頃日入侍妄論之事皆我之罪也又問曰朝廷咨
奏之意畢竟如何臣答曰此後不敢參論未知如何然似
聞胡叅將迫脅不得已畧順其意云：暮夜忽：旋即起
去亦無多說未知瑤何所聞於臣而為此說瑤之所聞於
臣者即不過其時奏文臣所仰陳之說耳非主和之論天

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臣不敢欺罔君父以自絕於
天也○於是臺諫金字顯相繼請治渾罪至曰必須早正
王法然後無愧於祖宗有辭於後世云其意蓋欲歸罪於
渾將加顯戮也以此乘時詆斥者不遺餘力時李爾瞻鄭
仁弘等與柳成龍角立互相排擯爾瞻等倡言主和者成
龍反以成渾為主成龍真奸詐也由是時人不敢咨意攻
渾

追奪鄭澈追贈崔永慶

前縣監權愉上疏曰奸臣鄭澈搆陷林下之士挾其私憾
歸怨於國云：上問林下之士為誰對以崔永慶鄭澈

子宗溟上疏下誣不報

傳曰故司蓄崔永慶奸臣挾憾構陷究死獄中伸寃追贈
事下該曹稟處贈大司憲

於是大憲金宇顯執義李晬光掌令沈源河奇自獻持平
朴承宗與諫院合啓論鄭澈構殺永慶陽為救解陰實擠
陷請追奪官爵

正言朴東說避嫌啓其時自 上下永慶搜來四韻詩澈
對以此是流傳之詩非永慶所為自 上問永慶何如人
澈對以居家孝友且尹斗壽新拜都憲澈移書曰年少輩
為此論者須力過之若以乘時擠陷為罪則無乃寃乎○

答曰予未知此間事亦未知某人所為但永慶為毒物所
害則明矣予命放之而竟不得免焉死於獄中加以自死
之名天地間其寃極矣噫予朝夕當退之人也故欲伸其
寃於予在之時百年後雖歸見可無慚色矣若其是非自
有公論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如予昏迷之人如坐針
氈上何能知之

大司諫李暨司諫李尚毅獻納崔權等避嫌啓曰鄭澈剛
愎忌克媚嫉是事排陷異己睚眦必報常恨崔永慶斥言
其奸狀挾憾懷忿適乘逆賊之變做出無形之說遂成其
獄及其推寃無形自 上特命放釋則陰嘆言官更生罪

目竟死獄中臣等欲論澈誣殺善士之罪而正言朴東說
有異議以致公論不張云：

憲府啓崔永慶常以鄭澈為索性小人澈心常銜之做出
無形之言一則曰吉三峰二則曰崔三峰終以三峰是永
慶永慶既死之後猶未快意反以理屈自盡為言雖祖珽
續百升之謠南宸成走肖之讖亦不如是陰慘鄭曄者敢
逞私說抑止公論不得不論此一人以扶國是 答曰鄭
澈論之恐污口置之可也

時玉堂鄭曄兩司尹昉申欽李慶涵李時發李慶晉李曄
光趙守翼主異見適兩司合啓依啓追奪 傳旨畧曰故
領敦寧府事鄭澈以蛇蝎之性懷鬼蜮之謀頃值逆變入
秉朝權廣置爪牙多張網羅或使山野陳疏或令臺省上
章親自指授打盡異己不知紀極而姑以顯著者言之崔
永慶本一林下士無與世事而但其疾惡如仇常以澈為
索性小人澈心常銜之至於樞府會議之日倡說嶺南有
名士人黨逆者意指永慶也白遣近臣于嶺南使之直向
晉州永慶怨豚欲採其言以成構害之謀而不從其議則
更與其黨造作蜚語一則曰吉三峰二則曰崔三峰終曰
是永慶自唱自和傳播國中後方始起獄特命放釋而又
喉臺諫至於再鞫又於稠中乘醉以刀擬頸曰永慶於吾

亦欲如此其處心積慮欲為報讐自不能掩其恣行曾臆
傾危戕害之狀有目皆見有口皆傳及其舉國補完公論
日憤乃曰上意如此吾輩無如之何快讐於已歸惡於
上其用心可謂巧且慘矣追奪官爵

金應瑞會倭講和

時倭酋平行長遣倭譯要時羅于慶尚兵使金應瑞求見
講和應瑞聞于朝而往會之行長等辭人聚首曰朝鮮力
請封貢使解兵還國則日本悅朝鮮之德豈不美哉應瑞
知行長與清正不和因而行間曰吾聞清正與大人有乖
悖之事有清正則大人所望之事終不成矣行長曰我之

欲罪清正極矣無可殺之事極為切痛朝鮮以清正罪書
下于鄙人則諸陣入送甚不難矣

鄭起龍討斬土賊

七月時土賊四起千萬為羣南原任實尤甚嶺南賊林傑
李福南原賊金希最橫都元帥使兵使金應瑞討捕軍潰
而退更以尚州牧使鄭起龍為督捕大將起龍大破斬賊
魁餘黨合于金希東西閃忽聚散無常

陳奏倭情

八月胡澤之還上遂令陳奏使許頊賫奏馳去一如顧咨
之意澤還報養謙亦上奏極陳賊情乞解軍務科道劾養

謙主和罷去孫鑛代之

項至京師呈奏文兵部大喜以為倭誠心納款奏請收小西飛入京詰以三事一但求封不求貢二一倭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鮮如約即封不如約不可小西飛請遵約束指天為誓時沈惟敬盛言倭誠心效順今若遣一介人往誘秀吉則倭患可戢石星定議許封而許弘綱等猶力爭之及項費本至石星始排眾議力主准封之議

兵部奏更遣惟敬挾小西飛入倭營宣諭許封令盡撤屯歸國

石星信惟敬言又急於退兵屢促宗誠前去雖朝議多異而猶憤然以身當之

劉綎班師

八月劉綎承命班師世子自公州遣尹斗壽請留權標亦來陪宴因請因留境內百姓亦入庭呼泣曰天兵一還賊必衝突願小留救活餘氓綎出示詔旨領軍向京仍還遼東只設擺撥於本國三十里置五名自北京遠于釜山本國亦依之

大提學洪聖民卒號拙翁清操絕倫簡素澹泊文章清麗拔越其當制諾採筆立就所著述亡於兵火能暗記不一差

左叅贊李山甫卒號鳴谷孤忠朴直未嘗以得失利害動其中施諸政則竭心盡力要以澤物利人行之出於至誠金身顯之毀李珥也山甫威言珥行義之高大觸時諱罷官家居及倭亂承命往鎮黃海道蓋有遺惠也道民皆曰李監司至矣吾生矣

遣使請封不許

乙未二十八年正月遣右議政韓應寅請世子封典時神宗皇帝愛弟二子福王洵意不在恭昌帝故禮部每以越次不許蓋為恭昌地也

封倭天使出來

四月皇朝臨淮勲衛都督僉事李宗誠差日本冊封正使都督僉事楊邦亨為副至是出來賚冊寶金帛往封秀吉為日本國王令留我都城俟倭撤盡方行小西飛彈守裝天朝服飾置於票下出入必偕惟敬偕來先向釜山黃慎為惟敬接伴從入倭營行長對惟敬不許伴臣之坐慎勃然起出行長曰致敬天官頗失禮顏迎坐謝之曰朝鮮之扶持者賴有此等人惟敬謂行長曰倭兵盡撤之後天使當下來行長留惟敬于營自乘輕舸往見秀吉言之即還渡海兼請我國通信使宗誠等連遣使促倭渡海於是行長先撤熊川數陣及巨

濟場門蘓洋浦等屯以示信且使惟敬移咨云行長待候
天使而迄無先聲諸酋疑如平壤見欺願天使速入倭營
當盡如約

初上痛斥和議而大臣曲從經畧意旨陳奏倭情石星仍
以得決大議至是宗誠等言天朝使臣奉詔入日本朝鮮
豈容無同行使臣乎促令差遣使价 上益怒委責備局
諸宰

八月副使楊邦亨因兵部劄付先發南下到釜山倭遊巡
不即撤去更請上使人多疑之

十月宗誠至釜山行長等不即來見始言將往報關白定
奪後迎去行長入日本數月始還猶不明言撤兵又與惟
敬先行過海托言講迎使禮節人莫能測○接伴使李恒
福見宗誠謂人曰李公生長綺紈徒事文墨必辱君命

封倭正使逃還

丙申二十九年正月沈惟敬獨與行長往日本惟敬歸衣
登舟旗上大書調戢兩國四字立艀頭既去久無回報蓋
惟敬先入日本以蟒龍衣玉帶翼善冠及大明地圖武經
七書私奉於秀吉其他珍寶多所陰賂又娶阿里麻女與
倭合故皆為所操縱也

宗誠等至釜山福建人蕭鶴鳴等自倭中來言關白實無

受封意將拘囚詔使宗誠懼甚四月初二日夜半逃出詰
朝倭始覺之分道追逐義智馳到副使館所見其晏然不
動謂其屬曰好矣邦亨初謂朝鮮譯官曰天下萬古豈有
如此醜事乎丈夫死則死矣寧有逃出天使乎本國則無
異一家其於倭人受侮何爾國驚動輿兵馬則大事不
諧爾將此意轉報翌日邦亨到正使衙門諭責從人等令
放心照檢行李金印二一則關白封印一則正使印宗誠
只持節而去矣

時宗誠挈一家丁扮作差官揀背負黃袱垂面紗鳴鑼而
出給守門倭有急事可開門倭信而開之遂逃去夜黑不
辨咫尺徑取山路誤抵蔚山天明望見乃賊壘也竄山谷
不食者三日適遇我國哨探人僅達慶州遂還京城仍歸
皇都

時倭人等待行長出來將欲撤兵故一應卜物盡數載艇
及聞此言還為解下羣倭痛哭曰吾等入歸無期邦亨仍
諭曰我等到此累朔汝不撤兵故正使大怒而去雖無上
使我及印信在矣上使必到南原汝等撤兵則必重還汝
不吾信則以我載艇觀終始可矣宣諭愈勤倭子等感激
稱歎皆云印勅及楊爺在此不復憂矣獨清正聞天使道
還甚欣悅曰我以為實非天使徒為欺罔果然

接伴使李恒福持副使呈書上京本國遣沈友勝具由奏
聞帝怒命逮宗誠下錦衣衛獄邦亨陞正使惟敬為副陳
雲鴻奉勅來宣

伴送信使于倭國

時行長又請我國信使曰朝鮮無使則是只與天朝和也
必得朝鮮使臣然後大事可完惟敬然其言遣其侄沈懋
時催發不得已初以武臣李逢春補跟隨陪臣隨行七月
柳成龍啓曰必得備諳賊情者可保無虞黃慎明敏有膽
畧且有險夷不貳之節請以慎遣之乃以敦寧都正黃慎
為通信正使大邱府使朴弘長為副使以送○海中遇風

船幾覆舟人皆顛仆慎獨整坐作誓海文以祭有豺虎叢
中既持二載之節蛟龍窟上又泛八月之槎四千里行役
何敢一毫憚勞三十年工夫正為今日得力等語投之而
風即定至對馬島與天使向大阪

邦亨等至日本關白威飾館宇欲迎命會地大震五層樓
閣顛倒壞毀遂迎候於他舍始若受封者然忽大怒曰我
放送朝鮮王子當使王子來謝而使臣秩卑是謾也慎等
不得傳命並促邦亨惟敬等回亦無謝恩天朝之禮蓋關
酋所求甚大不止封貢惟敬與行長欲臨事繡縫苟且成
事不以實情聞諸天朝與我國事竟不諧云

秀吉侮辱慎等加以悖慢之說曰汝國有四大罪王子放
還後迄無修謝使臣以秩卑苟充惟爾小邦自前侮我歲
貢不修朝聘不至且丹使逃還亦爾國之過又責行長等
曰汝輩久在朝鮮殊無所幹之事今欲約和回軍是何意
耶清正請再舉定朝鮮家康行長力止云

倭不受封

十月黃慎遣人先奏倭國不受封朝廷見慎啓知有清正
再寇之舉上下恟惧李元翼入侍進清野以待之策上
掩泣曰禦賊之事委卿其馳下西南戮力措置毋以予
復有龍灣之厄也元翼投淚而退直下嶺南為清野計傳

令兩湖刻日奉行盡入附近山城○慎復命因陳賊再動
之意上命特躋嘉善臺諫劾其奉事不竣無功有罪
上曰予為其獨勞賞之若慎成使事不可賞也蓋上意
以和議不成為幸也○遣鄭期遠柳思諶馳奏賊情

討平土賊李夢鶴

李夢鶴京口賤孽也落拓無行為其父所黜往來兩湖間
韓絢之為先鋒將也隸其軍與絢作亂夢鶴先起兵于鴻
山虜其倅尹英賢又虜林川倅朴振國人心瓦解連陷六
七邑韓絢知事不成不應夢鶴進逼洪州牧使洪可臣事
出不意束手無策但閉城而已元帥從事辛景行適至檄

召水使崔湖：願兵入城，人心始定。武將朴命賢驍勇，有謀守制在州境，可臣召之，命賢即戎服入城。守益堅。夢鶴之初起也，誑其衆曰：金德齡與我有約，都元帥兵水使亦皆通謀，必響應。衆以為然。及頓兵洪州，衆見水使領兵入城，始知其誣。兵氣沮喪，夜未半，軍潰。英賢逃出，至城下呼曰：賊兵潰散，願出迎。城中不信，命縛英賢以入。曉而視之，則無所見矣。城中始悔，縱兵追擊，多俘馘。其下林億明者，斬夢鶴以獻。韓絢亦事覺而誅。

金德齡杖死

初，夢鶴之叛也，有飛語云：金崔洪同反，蓋指金德齡、崔聃

齡、洪季男也。及賊黨韓絢就捕，又曰：郭再祐、高彥伯皆我心腹也。李時言、金應瑞尤忌德齡，欲乘時殺之。密啓言：德齡有反狀，願議政柳成龍力主其言。上與諸臣議捕德齡，密諭權慄設計捕之。丞旨徐渚曰：德齡非反者，遣一使捕之足矣。上怒，渚曰：汝往捕之，渚未至而晉州牧使成允文已依密旨以事招德齡。德齡曰：此必朝廷捕我也。即馳詣允文，請受縛。諸將相顧默然。德齡謂允文曰：我以虛名受禍，若不嚴究械以送，又恐貽禍。令公滿座為之泣下。遂械繫上京，士民訴寃於體府者常數百人。朝廷愈益疑之，以鐵鎖巨木縛束之。德齡笑曰：我欲叛是矣，足以禁我。

哉怒而奮身鐵鎖皆絕遂就供曰臣受國厚恩誓欲滅賊
豈肯從逆雛反耶臣若有異心初豈承元帥令討夢鶴而
夢鶴就平後亦豈肯按兵還屯耶但臣有萬死之罪癸巳
慈母棄世而忘哀起義未有寸功不伸於忠而反屈於孝
此臣之死罪也臣則固死矣崔聃齡無罪請勿以臣故并
殺上問諸大臣鄭琢金應南等力言德齡不反柳成龍
獨不對上怪問成龍對曰此後若有不虞者德齡之勇
縱而還擒臣未知也遂極刑死於獄郭再祐崔聃齡崔垞
等皆繫獄得釋成龍請以聃齡代領其衆聃齡悲憤抗疏
棄軍而歸德齡嘗有詩見志曰絃歌不是英雄事劍舞要

須玉帳遊他日洗兵歸去後江湖漁釣更何求志未就而
死人皆寃之自是湖嶺之間父子兄弟遂以義兵相禁戒
時朝廷以諸義兵供饋有弊命盡罷義兵屬于忠勇軍鄭
仁弘任啓英遣士貞等皆釋兵而歸德齡以崔垞別將軍
勢益振朝廷有忌德齡威名者沮撓百端德齡知大功不
成禍且不測謂其弟德普曰汝有我勇我有汝智則豈至
於此乎遂成心疾德普以學行著與牛山安邦俊友善
德齡光州石底村人勇力絕倫追磔走狗徒搏猛虎而家
習儒業謙晦下人故人無知者至是與所善壯士崔聃齡
等數十人起兵李貴薦書曰智如孔明勇過關羽世子召

拜翼虎將軍 上改號曰超乘將軍甲午加賜忠勇號嘗
佩雙鐵椎重各百斤所乘白馬亦日行千里所嚮無敵倭
人聞之甚恐謂之石底將軍

正宗朝贈諡
忠壯公

倭賊再入寇

丁酉三十年正月賊將清正領兵船萬餘艘渡來復修西
生島山等舊壘聲言王子來謝遣權快等齋葵告急于中
朝

都元帥權慄留大邱聚各道兵二萬三千餘人定將分兵
于賊路南原府使崔濂與山城別將申浩聚七邑兵修蛟
龍山城

李舜臣被拿元均代統制使

先是清正畏我國舟師而尤忌李舜臣欲縱反間以去之
使要時羅往來金應瑞陣輸誠納款應瑞信之特加優待
因報元帥府特賜褒賞自是往來無常來則衣我國衣冠
賊中聲息一：傳報應瑞信之無疑

至是要時羅又來密言於應瑞曰此和事不成由於清正
某日清正當渡海朝鮮善水戰若要諸海中可以全勝應
瑞馳啓 上問諸臣黃慎獨曰臣未聞奇謀秘計自敵人
出者也 上顧謂柳成龍曰此言正是乃以慎差諭使密
諭舜臣舜臣曰海道艱險必多設伏兵以待多率艦則賊

無不知之理小其數則反為所襲遂不行時羅又至謂應瑞曰清正今已下陸何不截要洋中佯為恨惜之意事聞朝議咎舜臣臺請拿鞠前縣監朴惺亦上疏極言舜臣可斬李元翼明其不然上遣司成南以信往開山廉訪回奏曰清正留海島七日我軍若往可縛來而舜臣逗遛失機

時朝廷方疑舜臣虛張大言欺罔君父於是拿下金吾命大臣議罪以元均代之○舜臣柳成龍所薦也與成龍不協者此黨置然以失軍機為罪意在累成龍也時議方峻人皆縮頸獨判府事鄭瑒上疏言舜臣名將不可殺軍機利

害難以適度其不進未必無意請寬恕以責來效云：得不殺

時朝論分歧西人主元均東人主李舜臣互相排擊置國事於度外

三月 上以舜臣功過相準赦之命從軍于帥府舜臣老母在牙山聞舜臣下獄憂悸以死舜臣出獄道過牙山成服即赴權慄陣中人皆聞而悲之

均初附舜臣聯名奏捷及舜臣為統制使均出其下始貳於舜臣不遵節制至是均至閑山盡變舜臣約束狼腹自用軍卒惡憤嗜酒酗怒刑罰無度號令不行

元均敗死

行長又遣時羅紹應瑞曰倭船某日當添至朝鮮舟師猶可邀擊應瑞信之言于元帥促均進兵均盡率舟艦前進見賊退泊加德賊掩擊大敗之追至漆川島權慄檄召均杖之督令更進均到軍醉卧夜半倭來襲之軍潰走死戰船百餘艘皆沒李億祺崔湖等赴水死賊乘勝而向南海順天次第陷沒至足耻津下陸長驅兩湖大震

李舜臣起復

時開山敗報至朝野震駭上召見備局諸臣問之惶惑不知所對慶林君金命元兵判李恒福以為方今之計惟

復以舜臣為統制使乃可上從之遂授李舜臣官拜三道水軍統制使時舜臣由晉州西路向求禮見賊船已泊津口由谷城捐西海而去時裴楔以十二船退保玆島碧波亭舜臣馳赴之

玆島之捷

八月賊酋來島守願兵船數百先至玆島李舜臣留陣鳴梁集避亂船百餘隻假為聲勢賊至舜臣佯若不戰賊見我師勢弱爭來掩圍肉薄亂戰忽於將船吹角旗麾齊舉因風縱火延藝諸船舜臣遂乘勢奮擊死者如麻先斬來島守首懸於檣上將士賈勇義氣百倍追奔斬殺數百餘

級燒溺死者不可盡數賊僅以十餘隻逃脫而我船皆無恙其後賊中論兵必稱鳴梁之戰

時舜臣督諸軍緝之先破賊船三十一艘賊少却舜臣擊楫誓衆乘勝而進賊死不敢抵敵舉軍而遁舜臣移陣堂花島時閩山諸將各自投竄與本道避亂人民等奔入諸島舜臣日遣編裨通諭諸島召收散兵治戰艦備兇械煮鹽販買二朔之內得穀數萬餘石將士雲集軍聲復振以戊戌二月十七日進陣于古今島

朴惺誣疏

時鄭仁弘使其門徒玄風前正郎朴惺上時弊疏十六條

有曰李珥當權位未盛之日固已托根於奸黨陰懷射影之謀陽示調停之意其位勢足以擠陷士類而後始出潛藏之形影公加排斥如鬼如蜮此之謂也成渾與珥締結竟為奸黨之魁實小人之難辨者也崔永慶初不知渾之心術相與友善及悟而絕交渾啣之往在己丑彼輩彈冠相慶曰可乘此機酬私憾矣誣以辭連必置之死地而後已其指喉者成渾搆陷者鄭澈輩也神憤人惡天怒於上而召外寇願 殿下法大舜四罪之義體孔子誅亂之舉云：

黃石敗沒

時清正等至咸陽先鋒賊數千進至安陰黃石山下呼曰
空城出則不為追殺金海府使助防將白士霖縋城潰走
賊入城亂殺前咸陽郡守趙宗道安陰縣監郭越等死之
越子履常履厚女李文虎妻皆從死
越再祐從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女死於節三綱全於一
家越贈兵曹叅判二子贈工曹正郎○趙宗道牢落不羈
常曰吾是食祿之人不可與奔竄之徒同死草間死當明
白死耳率妻子入城題詩曰崆峒山外生猶喜巡遠城中
死亦榮遂與越同死贈吏曹叅判

天朝再援

八月天朝命右僉都御史楊鐸為經理朝鮮軍兵部尚書
邢玠為摠督軍門總兵麻貴為提督統領宣大兵二千副
摠兵楊元領遼東兵三千吳惟忠統南兵四千遊擊牛伯
英統密雲兵二千陳愚衷領延綏兵二千陸續過江叅議
蕭應官監軍戶部董溪儒督餉

麻貴領兵渡江先送浙江遊擊葉蟾至京城募兵作勸勵
歌環示八道歌曰朝鮮素稱禮義邦著稱武事尚文章當
年島夷紛陸梁崩沙破壁入平壤國君播越在草莽王子
繫累在扶桑王京一炬半塵埃赤地千里慘日光追思切
齒恨何長不共戴天讐豈忘母言有志力未遑事由人畫

鑑由蒼君不見卧薪嘗膽吳越疆執戈運甓稱晉兵又不
見壯士有怒白虹長匹夫勇敢衆難當男兒氣節等霄壤
七尺軀宜振紀綱發憤修政勵廟廊募戈勤王起郊荒同
心上下相激昂仔看威武自奮揚援師洗_二共回勦掃蕩
倭賊如驅羊銅駝王氣正未央勿效開門揖虎狼雜栽棘
果問誰良瓦全玉碎認誰香一言終古可與邦我今長歌
丈夫行願得猛士起四方永清東海無波揚
楊鎬率諸軍次第渡江鎬駐平壤麻貴以下駐京城貴乃
部分諸將以楊元守南原茅國基住星州陳愚衷屯全州
吳惟忠守忠州六月元等各就信地

楊元南原之敗

十三日義智行長等先上錦巖峰建大旗放砲吹角諸酋
以次分三道以進楊元與李新芳在東門千總蔣表在南
門毛承先在西門李福男在北門分隊守堞元令城中禁
宴費軍兇未時賊數萬自荅場進於城外百步之地連續
放九城中放震天雷賊兵大傷遂退十四日賊自星宿原
漫山而下至城外多作長梯以為登城之具填壕作路又
結高柵俯城放九天兵多死東南城堞一空午又自荅田
高聲突進放砲之聲轟震天地西門賊以輪車載來萬福
寺四天王回示之天軍益駭元領千兵開門出戰賊退十

五日楊元使人立城上大呼數聲有五倭走到東門外跪而請命元使譯舌說數語往還數三夕時行長使五倭來見元曰急請空城元曰吾自十五為將橫行天下今以精銳十萬來守此城退保無命也倭又傳言曰千餘殘卒豈能當百萬之衆天將有何患於朝鮮而致貽後悔耶元又荅數語而送受圍累日賊勢漸熾城中恟懼哭聲如雷十六日賊兵肉薄益急二更攔入南西門乘夜亂斫天兵及我國將士前後死者五千餘人公私家舍皆被焚夷總府中軍李新芳千總蔣表毛承先接伴使鄭期遠兵使李福男防禦使吳應井助防將金敬老別將申浩府使任鉉判

官李德恢求禮縣監李元春皆死之楊元驍勇絕世以五十騎躍馬潰圍而出所乘力疲則超跨他馬被甲超換有若易席賊終不能害之云或曰元長於野戰守城非才而為主將所忌勒使保障累辭不獲終至於敗云

金烏坪之捷

南原既陷全州以北瓦鮮京城震駭都民分散朝臣獻出避之策 內殿世子先幸遼安

上議諸大臣公卿賊若承突乘樂安之或言寧邊形勢甚固且近大邦可往守之申礪曾為節度因悉陳便否及儲峙饋餉等事終言百官衆多不可不預令備醬以待時人

笑之韓南 玉堂南 曰可令申公為合醬使先
往寧邊朝 曰他人則可申則決不可往南曰何故韓曰
辛不合醬聞者大噓

楊鎬到平壤聞賊迫畿甸移咨令固守無動即兼程疾馳
軍吏諫勿輕進不聽入王京與麻貴等諸將上國都南山
張軍樂布號令夜選精壯前往迎賊又令二千騎為後援
遇賊於稷山慶其先鋒諸酋大挫直歸海邊巢幕

是日經理提督請 上出視江上人心恟惧士庶皆荷擔
而立及所沙捷報至京中乃稍定

楊鎬於我國有再造之功而懲盜錄全沒其事有若倭奴

自退者然素沙之捷塗人耳目而猶欲以私惡沒之世以
此為成龍大疵病

勅諭

邢軍門差官奉勅傳諭曰朕念爾國近在東藩世效恭順
曩年倭奴殘破爾疆土奔播義州哀籲請援朕為惻然特
遣文武重臣帥師東征不啻救焚拯溺伊時舉國猶有固
志共助天討復爾土地還爾王子陪臣而倭奴畏遁俯首
乞封朕念爾生聚未復姑從其請無非為寧爾也胡休息
數年不加訓練狡倭再入張皇奏牘天朝于時復有東征
之役勞兵轉餉深歷險阻朕字小之仁恤難之義亦勤矣

茲遣御史一員監軍督戰仍賜寶劔一口于軍門將士有不用命者並令先斬後奏爾君臣宜舉國勞力以助王師無得自絕于天致貽後悔云云遣鄭崑壽奉表謝恩

楊鎬攻島山不利

時清正籌城於蔚山東海邊斗絕處曰島山自領大軍留屯島山分諸賊遮截要路

楊鎬移書軍門言當先攻島山斷賊右臂遂與麻貴領大兵踰烏嶺三協將一時俱進兵左軍圍伴塢亭賊窟右軍圍太和江賊壘鎬躬擐甲胄督戰諸軍接伴使李德馨都元帥權慄從之時風迅火烈亂燒賊幕兩窟餘賊走入島

山鎬與麻貴上島山北邊高峰進兵督戰不利遊擊將軍中允死

時清正退守內城樵汲道絕詐約降以緩師十日大雨土馬凍餒多死泗川釜山之賊來援鎬恐腹背受敵引兵而退

時船上之賊見天兵撤回爭先下陸鎬令突騎迎擊斬九級賊乃退却鎬令諸軍燒糧資器械蕩然無遺馳還慶州○是役也天兵死者一千四百餘人

楊鎬被劾遣使辨誣

戊戌三十一年正月楊鎬方圖再舉兵部主事丁應恭劾

奏經理楊鎬提督麻貴摠兵李如梅島山之役遺棄糧資器械無數天兵死者甚衆欺罔債事二十餘罪麻貴及如梅貪猾喪師並逮閣老張位護黨罔上事○遣陳奏使崔天健具奏島山始末辨明楊鎬被誣保留

天朝罷經理楊鎬以都御史萬世德代之及鎬西去上餞于弘濟院臨別流涕鎬亦慘然動色都民男女皆出郊外泣送

天兵水陸東征

帝聞南原之敗命都督董一元劉綬水兵都督陳璘統諸將兵馬水軍分道東征丁酉冬邢玠到京城尹斗壽李元

翼為接伴使

二月贊畫主事徐中素代丁應恭而來兼監軍山東布政使司右叅議梁祖齡代蕭應官出來

時倭賊屯據南邊民不得以時耕獲窮餒日甚皇朝調送山東小米百萬斛以賑之

舟師都督陳璘領水軍將下全羅道 上餞于青坡璘悍驚與人多忤 上憂李舜臣失歡密諭以善待時舜臣鎮康津之古今島威備軍儀遠迎既到大宴犒師漢人大喜曰果良將也璘亦心喜上書於 上曰統制使有經天緯地之才補天浴日之功云

李舜臣大破倭賊於古今島

四月十六日李舜臣大破賊兵于古今島前時舜臣與陳璘宴忽報賊警甚急罷宴分付將佐整束待機夜半風頭
咿軋黎明賊艘果大至舜臣使璘登高下視自領羣船穿
入賊中矢石俱下火砲交發連獲五十餘隻收斬百餘級
賊還遁璘大喜曰此為王之屏翰古之名將何以加焉
時鹿島萬戶宋汝惊與漢船俱進獲賊船六隻首級七十
天兵無所得璘聞之慚恐舜臣曰大人來統我軍我軍之
捷即天兵之捷何敢私焉請納所獲悉以奏聞璘大喜曰
素聞公東國名將果然

遣陳奏使李元翼罷頌相柳成龍

時丁應泰傾陷楊鎬不遺餘力又以籌城事搆陷本國
上欲擇相臣有文辭善處變者遣之欲遣柳成龍成龍辭
以八十老母又有待大臣不可牛維馬繫等語因白 上
曰李元翼欲自往云 上遂遣元翼而薄成龍持平李爾
瞻遂劾成龍於是兩司相繼投疏成龍遂罷
時丁應泰始知陳奏使入去遂差人直奏于帝曰臣行到
朝鮮路傍得遺落小舟皆朝鮮事倭節目且國王之先皆
稱祖稱宗誘倭同犯奪取遼河以東恢復舊土今下李元
翼錦衣衛嚴究則其情可見其說奇恠萬端元翼遂日陳

辨於兵部及科道都御史且為文呈通政司乞轉奏通政司閉門不納無可奈何而遂還

復遣陳奏使李恒福李廷龜

時我國方倚楊鎬為重 上遣李元翼專奏保留應恭由是移怒搆誣本國固有紀極 上避殿撤朝席藁閱月不視事國內大震特拜李恒福為右議政為陳奏正使星夜赴燕

李恒福啓曰辨誣之外必有陳辨應教申欽長於文辭明白剴切請以欽差書狀官 荅曰曾見申欽所製咨帖不至大好今之善於詞命莫如李廷龜寫出肺腑曲盡誠意

蘊藉典重陞品帶行可也遂以兵曹叅知陞工曹叅判而行時廷龜逐一陳辨成出文字柳成龍以為稱祖稱宗最大事也首實禍不測不如闕而不論廷議久未決 上手教以為君臣猶父子安有可諱之事以此受罪我固甘心依此直陳可也

奏文略曰丁應恭以籌城一事搆臣以不測之語臣驚惶痛迫已經具本哀籲怵惕俟命繼而見本官第三疏搆捏小邦極其狼藉加臣惡名無所不至一則曰誘倭入犯一則曰愚弄天朝一則曰招倭復地一則曰交通倭賊或以為結黨揚鑄朋欺天子或以為剛憤求援移禍天朝臣讀

之未終心腸墜裂臣請逐一條陳謹查日本一種在東瀛
之外海道杳茫窟穴險遠此實天地所以區別異類也小
邦不幸與之為隣彼以舟楫為家寇抄為事颿風飄忽往
來無常自高麗之季以至小邦之初跳梁侵掠歲為邊患
東南沿海數千里之地廢為榛莽先臣 康獻王力戰殲
討僅能勘定而猶未能防其竊發地絕海遠動靜聲息無
從訶得對馬一島最近於我其人利我互市來款南邊遂
因其納款許其往來其後日本諸島之倭亦有貨緣求好
小邦視之如禽獸待之如蛇虺為生靈計逐一關市以
中其欲或賜以米穀以悅其心於是有館待倭奴之例伊

勢守之歸賜以紬米壽蘭僧之還付送諭書即此也至正
統年間因其求使嘗遣陪臣申叔舟往日本通諭而來蓋
所以驗察彼中情形盛衰強弱而仍揆聽賊情報聞天朝
惟其如是故正統癸亥倭寇上國仍掠小邦濟州為小邦
邊臣所得餘賊遁歸對馬島小邦遣人諭島主拏送遂獻
俘于天朝嘉靖癸未倭奴作亂於寧波府殺邊將而走其
黨藤原中林等被獲於小邦即獻俘馘及所搶漢人又於
嘉靖癸丑丙辰等年俱獲入犯之倭節次獻俘屢蒙朝廷
獎賞此皆小邦為天朝竭心殫力一面捍禦以遏其鋒一
面撫輯以防其釁使醜類畏服不敢生心以弭邊疆之禍

以效藩屏之職者也且對馬島倭初請來寓於薺浦釜山浦蓋浦等地以為互市釣魚之所小邦遂許其來居使之撰報賊倭聲息此所以有三浦倭戶之說也然其居止通行皆有定處不得違越黃緣結幕者商販潛接者事畢後故留者一皆痛禁此則海東記已盡載錄正德庚午三浦之倭作亂殺薺浦僉使李友曾遂遣將勦滅三浦之無倭戶今已八十九年今乃謂小邦於萬曆二十年今世居倭戶徃招諸倭起兵同犯言之不近乃至於此至於東海記略則是乃陪臣申叔舟得倭人所記其國風俗世系地圖遂因其本藁附以小邦館待倭奴事例作為一冊名為海

東諸國記以為異國奇聞而今乃以覆瓿之斷簡作為陷人之奇貨捃摭流聞捏造虛辭亦已甚矣其所謂年號大書分書之事此書只因其所記而添註故其國僭稱年號之下分註天朝年號以標日本僭稱之某年即天朝建元之幾年大書者本記也分書者添註也如一卽字其意尤明春秋因魯史所作故大書魯元年其下分註周平王幾年亦可因此而有疑於尊周之義乎况其國王闕白皆書死尊奉者果若是乎且書中既稱來朝而今乃謂彼此相朝書中既云賜米而今乃謂鮮人納貢自做臆說以掩其實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若曰小邦奉日本年號則序文

之末何以揭天朝成化紀元乎且其序文則申叔舟茅因
其書而泛論古昔待夷之道不過一文人措語之謬而今
欲執此為罪案目之以輕藐中國豈不寃乎况其書中所
謂欺誑真偽變詐百端溪壑之慾無窮少拂其意便發憤
言地絕海隔難審情偽等語即小邦待倭之情已自槩見
至於稱祖一事則小邦海外荒僻自三國以來禮義名號
慕倣中朝多有倂擬至我先臣 康獻王凡有所犯者一
切釐正以至細微節目亦未嘗不謹以為上下截然之分
傳之子孫守如金石而獨其稱號則自新羅高麗有此謬
誤蓋以臣民襲舊承訛猥加尊稱相沿而不知改此實無

知妄作之罪以此受罪臣雖萬死固無所辭若謂之僭則
非其情也小邦自先臣以來血心事上律用大明律曆用
大明曆服色禮儀無不慕尚公私簡牘皆奉年號豈敢以
區區一號自陷於僭上之憲况茲者天朝之視小邦如
一家小邦書籍如國乘稗說多入於中國小邦事迹班班
可見臣安敢以有為無自陷欺罔之誅哉若所謂夾江中
洲者與小邦義州只隔一水冰合之後漫為平地彼此人
民交通買賣恐惹起事端故嘉靖年間移咨都司或奏聞
朝廷將冒耕等處盡行撤荒至於立碑禁約事之顛末不
過如此小邦自有分土天朝亦有定制疆場之事小邦固

當慎守其一而一聽處分寧有彼疆此界互相爭占之理
只欲禁南住種以防混處惹事之患而已小邦不曾與遼
民爭訟而乃云爭訟都司不曾以此事斷案而却說斷案
至曰招倭同犯奪取遼河以東恢復舊土言之因極至於
是乎辛卯之春倭酋致書脅以同逆要以假道言辭凶悖
臣拒以大義斥絕其使即具奏馳聞逮至壬辰賊遂空國
而來殘臣八路覆臣三都夷臣二墓火臣五廟蹂躪長驅悉
甲以西是其射天之計固非一日臣既不能力抗凶鋒死
守封疆而匹馬蒼黃狼狽西陲只欲歸死於父母之疆古
今天下寧有引賊入內自覆其國而爭地於君父之邦者

我是不過徒欲誣臣而自不覺其言之虛妄也然臣之得
此於贊畫亦有其由臣頃於楊鎬之去抗奏保留論議相
左激而至此云：到北京呈奏於兵部則尚書蕭大亨招
謂使臣曰來何遲也皇上見了贊畫兩奏及海東記畧置
於金案待爾奏辨久矣閣老沈鯉朱賡等見奏文皆點頭
稱贊曰明：白：指稱祖稱宗一欵曰老實：告君無隱
朝鮮真是禮義之邦也皇帝覽奏下該部會同九卿科道
者議三十九衙門會議於東閣廷龜一夜之間搆草各衙
門呈文譯官李彥華寫字官李海龍等分寫三十九件翌
曉進呈於東閣：老以下諸官填咽闕庭競相取見大加

稱獎遠近亦爭來瞻寫而去諸官覆議曰伏見朝鮮國王
奏文明白痛快讀之令人涕洟欲下云議入皇上即
降明旨洞辨快雪

聖旨有朕豈以一小臣私忿妄訐不念將士久戍勞苦與
屬國君臣泣籲苦情丁應恭舉動乖戾幾誤大事革職為
民回籍聽勘○十二月李恒福等回朝廷即遣申湜奉表
謝恩

天朝下石星沈惟敬獄

帝聞南原之敗震恐避正殿減膳撤樂下石星獄以通倭
釀患賣國損威論誅刑部尚書蕭大亨力救之帝不憚星

竟度死獄中人多究之

邦亨既還惟敬託稱奉勅待兩國事完後歸乃率營兵三
百出入釜山仍住宜寧慶州揆事不諧便欲舉足入倭帝
命楊鎬掩捕惟敬鎬密令楊元輕騎馳往丹溪執之械送
下惟敬錦衣衛三年論棄市

李舜臣大破倭賊於鷺梁

十二月舜臣與陳璘大破賊兵于鷺梁行長逃還時劉綎
復領大軍進向倭橋行長欲通信于嶺海諸鎮以千金募
人乘夜潮潛出告急于泗川南海又使人於綎約與相退
綎通于陳璘曰賊將解歸可好放送璘荅曰水陸異責宜

各為之賊船十餘先渡猫渡舟師盡殺之行長忿毒縛唐
卒四千斷二人臂以送曰前後欺因吾當不去綆日乞和
陳將行長遂以銀百兩寶刀五十進於璘請假還國璘
許之賊又發數船李舜臣邀殺之賊患之泗川賊義弘南
海賊調信等因行長徵援拔老弱及我被擄人載以先發
自願數百艘乘夜潮赴援舜臣走舫報璘率諸船為左右
協我軍屯南海之觀音浦天兵陣昆陽之竹島洋夜半賊
自光洲雲合直向倭橋兩軍掩擊薪火矢石交下倭船太
半焚破賊猶殊死血戰而不能支乃退入觀音浦十九日
舜臣親援柁先登追殺擊破賊船五十餘隻斬二百級賊

悉船來戰於觀音浦璘督軍鏖殺泗川賊 圍舜臣船屢
重璘換乘我船犯圍直入救之賊又圍璘船幾及璘之子
九經以身捍之被刺流血淋漓猶不動賊船鱗集仰放鳥
銃天兵亦出死力搏戰以長槍俯刺之墜水死者千數已
而璘搖鐸收軍船中寂然賊疑之稍却天兵從高散噴火
筒於賊船風急火烈賊船數百頃刻焚燒舜臣望見璘被
圍亦衝圍而進合力血戰總兵鄧子龍船火起賊乘其擾
殺子龍焚其船有一賊船最高上施朱幕金甲者一人督
戰舜臣悉眾合攻射中金甲者賊捨璘來救璘船得出方
戰之時行長等潛自猫島西梁而走南海之賊由陸路入

彌助項義智收聚船載以去。艇見倭橋戰烟馳進賊陣已空。璘率諸軍入南海收糧萬餘石牛馬至不可數。

李舜臣中丸死

時舜臣援袍先登親自督戰賊伏於船尾齊向舜臣放丸。舜臣中丸急命將佐曰戰方急慎勿言我死言訖而絕。兄子莞督戰益急璘聞舜臣死顛倒於船者三日無可與有為者。南民間舜臣之喪奔走巷哭市為之罷。天兵亦却肉不食。南中士子操文以祭老幼遮道而哭至界上不絕。舜臣自幼英爽不羈權貴人有庶女欲為其副室舜臣不肯曰吾豈托跡權門以媒進耶。自如里浦僉使壬辰亂柳

成龍薦有將才擢授全羅左水使累立奇功皇帝錫以印符以寵之。此是外服之所無謚忠武。

平秀吉死倭兵撤去

倭酋平秀吉死於七月而家康慮其國內生變秘不發喪。剖其腹實以葢置木筒中如平時冠服人莫知其死我國全然不知至是掩不得諸倭皆次第撤兵去。山東大將家康立秀吉子秀頓為主取諸將妻子為質收其軍還清正。行長等皆渡海去。關東納言景勝叛家康東征而關西將輝元據王城叛家康還擊大敗之。石田治甫部及安國寺小西飛平行長等皆斬。輝元盡奪食邑削髮為僧安置城。

外

天兵留屯

十二月劉綎留五千兵于倭橋領諸將還龍頭陳璘使季金等合我舟師搜討嶺海并無賊蹤令許國威等分陣巨濟開山等島璘自南海退軍古今島國威退南海倭將三十四兵二十五萬號五十萬自釜山至平壤每一舍築壘據險分陷八道搜山剔藪殺掠士女因有紀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之禍也天朝前後發兵二十一萬帑銀數萬兩山東糧二十萬石以救屬國皇恩罔極此又前古以來所未有之事也凡徵發浙陝湖川貴雲緬南北兵通

二十二萬一千五百餘人往來諸將及任事人三百七十餘負糧銀約五百八十三萬二千餘兩交易米豆銀三百萬兩實用本色糧米數十萬斛諸將賞銀三千兩山東糧二十萬斛

削奪柳成龍官爵

初壬辰亂後柳成龍秉政七年南人布列臺省以李慶全為浮薄尚不許禮曹佐郎至是時論轉乖臺諫南以恭等疏論豐原府院君柳成龍本以巧慧便佞之資歸以文墨小技久專國政擅弄朝權誤國病民之罪不可殫記癸甲之年賊勢纒退兩湖尚全若以呼籲天朝討賊復讐為心

重恢之策庶幾可望首倡羈縻之說遂成講合之計使人
心解體國勢不振以至今日之糜爛云：請削職不允

再啓

南以恭等再啓畧曰盜名字竊爵位害人而人不知欺世
而世不悟禹性傳李誠中以成龍腹心諂附奸激流害緡
紳者無非成龍之陰嗾及其公論既散成龍憤而人被劾
遂與士類異焉忤志者排之若讐媚已者進之恐後致令
朝著不靖南北之說又作於世此實成龍之所作俑也倭
賊之不共戴天嬰兒所同知而身為大臣首倡和議以致
皇朝執言封倭勅中有朝鮮請封之語此一國臣民欲陷

海而不願聞也云：

三啓

畧曰擅十載爵人之權親屬布列於中外受四道體察之
任田庄遍占於遠邇執拗自用誤國病民宋之王安石無
以如此貪黷之狀實安石之罪人也云：請奪官爵 荅
曰豐原豈至於此哉已逆之大臣不可追論也

鄭仁弘與成龍有隙嗾其徒正言弘道極口詆斥主和
之非擬之以盧杞秦檜請柳成龍削奪官爵依允○李山
海為頌議政

右叅贊成渾卒蹄牛漢聽松守瓊子天分甚高德器早成

幼膺庭訓私淑退溪準則考亭講明踐履交致其功李珥
常曰若見解所到吾差有長操履敦確吾所不及疾篤謂
其子曰吾得罪君父心事未白死不瞑目衣以布衣斂以
紙衾編茅覆棺牛車歸葬金沙溪曰吾於栗谷心悅誠服
常以為不可尚已而於牛溪不能無差殊觀其後見其氣
貌聽其議論然後知栗谷之為道義交有以也

李元翼劄救柳成龍

己亥三十二年正月左相李元翼上劄曰柳成龍清介自
守血誠憂國今 殿下用洪汝諄之譖用賢不卒一時善
類無不以柳黨而踈斥之臣恐士林之禍從此而始朝廷

不尊主威不立鄭榮國蔡謙吉等敢以邪論熒惑人聽以
致是非不明舉措多錯邪正不分朝著不靖洪汝諄任國
老之徒若用此等人必禍國家又於筵中極論時事乞進
賢退不肖又言今日擇相非柳成龍無可任者且求退不
已 上曰卿以宗戚大臣舍予而將之楚之秦乎

李恒福自劄疏

右議政李恒福上劄曰守國禦寇戰守和三者而今既不
能戰又不能守下此則聽其求和而已臣與體相言此事
以此罪成龍則次第鋤削當及臣身遂謝病免

時議方攻李恒福右相尹承勳筵中啓曰朴以儉者至謂

李恒福為澈腹心臣聞恒福未嘗與澈往還第恒福素不
迎合且不撓浮議頃者冢宰缺議者屬望於柳永慶而恒
福不為薦擬人皆嚴憚必欲擊去而後已也翌日丞旨朴
而章曰澈謫去時恒福以詩贈之澈亦和之何可謂之不相
親也大臣之言不當如是特進官宋言慎曰澈謫江界有詩
曰生涯雪罕嶺外心事弼雲同弼雲恒福別號非親厚豈以心事
相許 上曰然則昨日右相之言非矣左相金命元曰鄭
澈雅喜李恒福所以有是作也恒福與澈年位懸絕素無
情分臣則與澈自少相過從如以交澈為罪臣固當先伏
法○傳于政院曰澈詩全篇書入

於是憲府啓曰大臣於告君之際所當盡去偏私之意明
正是非之說以鎮靖朝著而右議政尹承勳頃於榻前阿
其所好以同心事之人為初不相知仍欲沮抑清議引進
同己之類其循私蔑公如此餘何足取請命遞差
上曰言語間似是偶然大臣豈可輕遞且以同心事指何
事沮抑清議指何言引進同類指何人乎憲府回啓曰澈
詩曰心事弼雲同心事之同可知也做出無根之說至謂
身在積謗中陰排永慶一時清議將不得見容於世依阿
恒福為渾澈遺黨進用之地此所以沮抑清議引進同己
之類也

天朝御史陳效卒

二月天朝監察御史陳效卒于王城 上臨其喪祭以太牢時回路提督誇張功伐邢玠亦將褒奏效痛其誣罔欲首實論奏劉綖恐功罪將露行驗功宴之日以百金賂厨子毒殺效云

天將西還

四月軍門邢玠率諸將西還 上出餞于弘濟院玠奏留萬世德杜潛李承勛等以數萬人住王京從我國之請也玠入皇都獻俘加玠太子太傅陳璘都督同知劉綖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楊鎬董一元功過相準復原官是役鎬

為首功而不叅勦勲我國人恨之

建關王廟

建武安王廟征倭時關公屢現靈以神兵助戰陳寅以調病寓崇禮門外於其山麓創廟以安關王神像楊經理以下諸將各出銀助費廟成 上率諸臣親詣行再拜禮自是諸將每出入叅拜五月十五日關王生日大祭廟中若有雷風之異則神至矣是日天氣清朗午後黑雲四起大風從西北來雷雨並作有頃而止衆皆喜曰王神下臨矣

還給柳成龍官爵

六月命還成龍職牒三司爭之 上曰論事過情則非但

其人不暇旁論者亦不服以主和二字為執言之地至比成龍於秦檜成龍亦有潛通陰謀之事乎嗟其時孰不靡然到今爭自脫然曰余無是也此皆右相李恒之罪人也且排衆論夜半遣使之說尤不足道其時廣收朝議在政院可考也蓋賊與我既為讐賊大小臣僚皆以為不可和而渾執己見倡為和議則誠有罪矣是時許欵之議制在中朝非我國所能為也設以為罪成龍為首廷龜次之渾又其次也

貶削金南之黨

金蓋國南以恭素為名流并負一時重望時人稱以金南

兩人常居要路覆滅否惜名節大失爭進者之意時吏判李堅欲以洪汝諄為大司憲正郎南以恭執筆不書言洪汝諄貪暴無行鹿牌樂禍不可為都御史是時洪黨方盛乃協謀構陷蓋國及諸名流草劾書授大司諫柳希緒希緒不敢不從論以遠竄上踰月不許只許削黜同日見貶者七人皆一代名流也

李山海以文章為首輔即蓋國之異姓尊姑夫也山海素引接後進蓋國少嘗從學既而山海招權喜黨寢失名譽蓋國亦自引去不受其網羅其子慶全陽與蓋國善內則甚之醞釀其論力為相傾此蓋國所以不免

初柳成龍與李潑有隙成龍一隊成龍為首而金誠一李誠中李德馨等為羽翼潑一隊潑為首而鄭汝立崔永慶鄭仁弘等為羽翼互相排斥蹤跡猶未著見五六年而已丑獄起成龍嘗於筵中言李敬中先見而其時為臺諫駁遽以致鄭仁弘削爵仁弘遂與成龍永為仇敵始有南北之分

東人分作南北北人自中數數分裂終為大中小之北金應南為禍胎李慶全初進浮薄之人薦為吏郎鄭經世韓浚謙金弘美防之應南山海妹夫李德馨山海女婿兩公主北故慶全一隊依虎豹在山之勢攻擊南人無所不至

應南未久身死德馨知其漸不可長還入於南

都元帥權慄卒四十六登第六十三卒宋經畧應昌移咨本國曰權某扼守孤縣屢出奇謀此正板蕩忠臣中興名將

僉知李孝元卒號省菴性素勤幹又有清名而東西分黨坎珂以終人多惜之

錄勲

錄宣武功臣李舜臣等十八人扈聖功臣李恒福等十八人恒福啓曰沈忠諭之勸王西幸洪進李礪韓淵之自請隨駕臣獨知之李德馨之功實關機宜始以因公南下

追及平壤無人舉名臣實惜之 上許并錄

竄郭再佑

庚子三十三年二月慶尚兵使郭再佑上疏一曰大繕島山二曰許和倭奴三曰復用李元翼朝廷皆不許再佑曰不得其職則可去上疏陳三宜退棄鎮而歸大司憲洪汝諄劾以逋慢謫靈巖未久放還喟然歎曰吾宜寧一田夫不幸值亂偶立尺寸之功以報國家今亂已平而身亦榮矣吾可止矣連拜右監司統制使并不就入琵琶山食松辟穀道引累徵不起

島倭乞和

四月對馬島倭平義智遣橘智正等刷還被擄男婦三百餘口以要和好乞通關市遣柳根等具由奏聞並咨禮兵二部軍門等衙門差東萊人朴希根禮曹公文往還對馬島五月智正又來請和探天兵有無移咨萬軍門乞差遣天朝委官嚴辭開諭

天兵撤還

九月經畧萬世德以倭事已完請撤大兵與杜溶等回去○天朝賜義州遺下米豆十二萬餘石令賑濟飢民遣鄭光績具奏謝恩

十月禮曹判書李增卒號北崖襟懷夷曠操履真實待人

接物和氣盎然而是非淑慝之際未嘗有所枉屈素守確然松窩墜鵝溪山海鳴谷山甫皆為諸從而獨與鳴谷為一家間知己始倭勢橫甚趙憲疏陳制倭之策請召成渾朴漢洪聖民李增及諸人預講籌畫以備後患又貽公書數千言責以綢繆之策蓋一時倚重可知矣新經搶攘首膺典祀講定憲章禮儀粲然有可觀者

文景虎誣疏

辛丑三十四年先是鄭仁弘欲構成渾未得訃嘗著崔永慶行狀曰永慶同繫者尹光啓曰吾與成渾絕交以至於此云此皆誣辭也三月乃囑門徒文景虎等上疏曰梁千

項招云澈招而唱之曰汝若上疏指永慶為吉三峰則好官可做當初臺府之辨詳矣聖教有曰永慶為毒澈所殺又曰澈事論之污口雖然澈特酒色之徒輕佻之人不足論而渾之罪重矣當永慶之恬靜自守渾納贄求見喜登龍門嘗稱譽於稠人曰非但當今第一求之古人亦不可易得厥後永慶知渾為義論腹心始疑於心一日訪渾則渾與義謙謝客與語永慶中道而返自此不復往來義謙不容於朝渾不勝憤怒其視士類有同仇讎至於盧守慎之遭母喪折簡致賀然後永慶遂絕交焉渾之磨牙鼓吻欲一肆毒於永慶者久矣及至己丑逆變渾與澈幸國家

之禍為一身釋憾之地遂攘臂八城指揮其黨卒成搆陷
之計至於金宗儒渾之門客自嶺南往見渾渾密問曰汝
知崔永慶之為吉三峰乎宗儒愕然曰何為此言耶久在
南中只知其人負高士重名不知其他渾默然不悅因謝
宗儒則激之指永慶為三峰果不出於渾乎其時激日率
三司相與聚會於渾家遂使渾門庭為一衙門論其迹則
渾罪輕激罪重原其情則激罪小渾罪大而毒激之罪薄
施貶削亮渾之罪尚保名位至於門生徒黨忝據要津羞
辱清朝其何以慰既骨之冤魂而伸久屈之士氣乎云々
○至十二月始踏啓字而下

六月倭使來到慶尚左水營以被擄人前縣監南忠允等
二百餘人來歸又遣智正來要和乞通關市無訶天兵有
無具由奏聞

十二月大司憲黃慎避嫌啓曰文景虎疏盛言成渾搆殺
崔永慶辭意譎張極其詆斥臣竊痛之己丑逆變之起飛
語遂指崔永慶為三峰中外喧傳臣於庚寅春適忝正言
訪渾於其第渾謂臣曰爾知崔永慶之為人乎臣荅以未
能詳知渾曰永慶居家孝友且有氣節雖多有病痛其長
處則可尚近有飛語極為無理或有發言者切不可雷同
其後臺諫果有發論者臣以為永慶負重名於一道今以

飛語罪之則必失一道人心臣實不知永慶為人之如何而篤信師友之論力辨至此永慶蒙放之日即渾在百里之外何從而與聞乎景席鞞鼓肆誣罔於天日之下此不過傾陷朝廷計耳臣是渾之門生何敢仍冒言地云：執義李成祿掌令趙翊持平閔有慶啓曰崔三峰之說出於其時賊招而因此喧傳以三峰為崔永慶別號人皆以謂無理之說至於再被拿鞫者實由西南監兵使之啓聞及鞫問之際永慶略陳其與賊識面緒之曰某年以後絕不通書云而自上下兩紙書札仍下天網恢恢：渠固難逃之教因命放之此至仁之德而其時臺諫遽有再鞫之啓

此固議者之所共歎惜者也唯其冤死故至贈大司憲廩給妻子朝家之伸永慶可謂至矣况此成渾於其三峰不根之說顯有求解之言且補其孝友則豈可以形跡稍異之故而輒指成渾搆殺哉近來以風習不淑如欲傾陷朝廷則必假草野之論今此景席等之上疏豈在於已死枯骨哉云：○答曰崔永慶已往之事不須紛：追論但永慶已鞫之後君既命放而兩司論之是何意歟此則必有所以終為其所殺則人之稱冤不亦宜乎指成渾云：等語非予所知但嶺南士夫自前有此說則是非虛實中其道人心則必如是矣若以此為機穿云：則嶺南士心不

服矣成渾之為人後來心迹敗露不足責之人也儒生之
疏雖果出於誣罔自有公論置之度外可也黃慎阿其所
師謂之為人指喉箱制杜絕俾不得發言設使嶺南之儒
聞此言不勝其憤人：投袂而起抗章而不顧亦將謂之
為人所噉乎近來銓曹敢擬毒種於守宰之任肆然無忌
人不敢出頭一言朝廷之上是非安在

副提學申欽校理崔尚重李顯英修撰洪遵劄略近來士
習不美浮議肆行假托公論動搖朝廷捏造無形擠陷士
流者前後殆：景席之疏亦其一轍憲府所論誠不為過
云：

大司憲奇自獻啓曰人之以成渾搆殺崔永慶者以渾於
己丑年間負一世重名其言必行而一不為陳疏救之故
疑其心而有此言也此乃春秋誅心之法頃日憲府啓辭
直曰崔三峰之說出於賊招有若初無吉三峰之說而永
慶之死雖是私寃而亦有所以疑似當死之意也又曰終
被拿鞫者實出於兩南監兵使之狀啓云是實其時造言
自唱自和使其言傳播四方是起獄者罪也是豈動於浮
言狀啓而任朝廷處置者之罪耶且曰贈職廩妻子朝廷
之伸永慶可謂至矣云若以贈廩為過中之舉者然乃曰
其時臺諫遽有再鞫之啓此議者之所共歎惜云以此觀

之則亦可謂知其時用事者之罪矣今乃曰因下天網恢
恢渠固難逃之教云有若以永慶之罪為實由於上教
而非其時用事者之所為者然欲以并脫其時用事者而
殺士之事則欲令君父當之當其時自 上雖終無命放
之事是固當初造言請鞫者罪不可以歸之於 上固請
還鞫必致其死而乃敢指出命放時 傳教間一語欲以
為非其時用事者之所知不亦可恠之甚者乎○自獻本
假西人之名因緣內通 上以其有才局頗私訪時事自
獻輒請沈喜壽為吏判先疑喜壽約以助已喜壽當銓一
從西人之言辛丑進用皆由於此一日稱受密旨即動搖

國儲也黃慎大言曰若有此人於朝著則吾輩不免為黨
累攬斥自獻自獻大怒反以搆陷 上心固已動而至是
遂倡殺士之名歸之君父等以激 上怒

答兩司批

壬寅三十五年正月兩司請治前日再鞫崔永慶時臺諫
答曰公論如釋陽初動絕脉復續崔永慶斥鄭澈索性小
人澈之磨牙鼓吻信然傍伺者蓋未嘗一日忘于懷逆獄
之起抵掌雀躍始焉使其黨告之終焉使其黨論之永慶
之死澈必置酒高會矣然澈之恣行至此者以其成渾為
之主也渾者乃澈之分身一澈雖已伏辜其無一澈乎捨

其魁渾僅論其枝葉此所謂網漏吞舟總功是察公論何時而得行自古黨於姦克為其腹心者其時稍有公論則得免夫天討否若其殺人之惡人所難測予非以成渾為可加以殺永慶之律也是非者人君之不可不定者

答憲府避嫌啓批

二月大司憲洪履祥執義李效元掌令尹義立持平柳希春金光暉避嫌復連前啓○答曰若論首事之罪其時謀議一出於鄭澈至於成渾不救之罪有不可辭者但以不救之故與搆殺之輩同科議罪則渠亦不服云：

答大司諫劄批

大司諫鄭光績等劄曰論其跡則鄭澈殺之而原其情則成渾實主之也何者非渾澈不得售其奸也澈與渾交親情密合為一體澈之勢藉渾而重渾之心托澈而行論議之際無不預知况於殺永慶之大事而獨不知乎○答曰渾為一時羣小窟穴之主舉世蒙其欺罔未知其情狀則已既知其情狀而為言責者不直斥攻破窟穴使羣小之輩乘時出沒他日又有廣植非人則引澈之子護澈之惡箝制士類杜絕公議彼九原窮天之痛雖不足計國事將日非矣豈時君之責但可默：而已乎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古之直臣依倚似有此說故前日云：職由此也

而卿等乃至於紛紜辭職誠為不可今見劄論良用嘉焉

別諭大司憲鄭仁弘

特拜鄭仁弘為大司憲別諭曰久聞高義十年前之前蓋相一見自是之後卿歸故山歲月悠々逮壬辰之變卿杖劍討賊山林之下為國效死播遷之中未嘗不興懷發歎猶未能召致左右遺賢之失予固不免茲以卿為大司憲以振朝綱夫積學所以將有為也獨善其身豈君子之所欲哉宜辭故山之烟霞擲耒耜而一起即今春日載陽行程甚穩乘駟斯速上來

成渾追奪啓

大司諫權愷司諫鄭穀獻納崔忠元正言李从澄權恭一啓曰叅贊成渾托跡林下厚誣一世聚合門徒稱曰師弟日與浮薄之輩論議朝廷是非人物交結戚畹藉其權勢以為拔身之地未見有建白一事報答聖恩平生心事無一可觀逆獄之初攘臂大言與奸臣鄭澈乘時合謀非不知永慶之無罪而終乃不救竟至瘦死渾雖不殺永慶由渾而死搆殺之迹雖曰難明黨奸之罪實所難免去郤之日大駕過其門閭所當奔走迎候之不暇而恬然退在終始不動君臣大義滅絕無餘請命削奪官爵

再啓答曰成渾之罪不在多言只黨結遺君四字在所必

討至於殺人之慝不須并論不以搆殺論罪云者是矣毒
澈搆殺永慶之後則稍有知識者皆羞與澈并生於鴨江
之東而渾也不為絕交其所以不為絕交者何也無乃其
心足以可知乎雖然今朝廷公論得行如已授之官爵不
須追奪

三啓

三啓答曰公議如此依啓但以已著黨奸遺君之罪：之
可也仍命兩司啓辭中刪去尔有逆賊嘯聚黨類等語

成渾追奪傳旨

傳曰故叅贊成渾托跡山林欺世盜名交結戚畹藉其權

勢以為拔身之地鄭澈千古之奸亮而合為一身填唱箎
和糾結如蛇蝎兇謀邪議無不與知聲勢相依恣行宵臆
渾則澈之謀主也辛卯澈竄謫則追至松都叙別而還及
壬辰大駕經過其居之日亦不出覲其黨奸後君之罪無
所逃矣世子駐伊川召之不赴及其移駐成川最後始來
忘於報國而只為身計古今天下安有與奸兇交契最深
而得免為小人之理亦有遺君父不赴國難而得免夫天
討之理乎今不追奪以定其罪則是非雖定於一時公論
難明於萬世

批鳥獸草木皆知其名

金宗儒子善山儒金暈為父鳴冤疏曰臣父固嘗從遊成
渾之門而若使其時渾有是言則必先言於一家而後及
於他人臣於是時年已二十三臣父師友問答之辭無不
與聞而獨於斯說畧未曾聞况未慶既死之後臣父往來
渾門猶舊臣父雖病風喪心亦安有一邊往來一邊彰說
并與見說之故而言於他人如景虎等所云者乎景虎等
與臣父初無相識之分其意不過曰其身已死更無可辨
之端立證於已死之人成罪於難明之事蓋聞鄭仁弘與
成渾從前有隙以永慶為傾陷之一奇貨做暗昧之說噉
其門徒裝送都下云○答曰予未知此疏之果出於爾手

也鄭澈之邪毒千古之奸兇也成渾為澈之腹心髮未燥
之兒亦知之雖借辭於子貢學字於楊雄儀秦弄其舌賁
育騁其勇亦不能逃也又敢汝指斥鄭仁弘為構陷之計
仁弘之為人烏獸草木皆知其名汝無乃又效澈黨之構
殺永慶故手段乎渾雖發跡於終南終乃有殺士之慝安
得決注銀河滌此羞辱又當君父枕戈之日揚臂君前大
言乞和予則面責退而不勝憤：題詩壁上以為彼哉彼
哉嗟乎古之徵士繫漢鼎於一絲今之徵士繫國勢於一
髮異哉汝又以汝父為不言汝父所往東西南北汝必隨
之如影之於形乎

詔使

三月天使顧天俊崔廷健來頌皇太子丹立詔遠接使李廷龜從事官朴東說李安訥洪瑞鳳製述官權鞞金玄成車天輅寫字官韓漢別製述崔豈迎慰使李晬光李好閔蓋極一時之選也

辨誣疏

太學儒生韓孝祥疏辨成渾被誣畧曰豈意 聖明之下有如是妨賢媚嫉之輩亦以為網打士林之計也網打士林非罪渾則不可而罪渾必以鄭澈為言臣等實不知澈之罪何如而既罪其身又及於相識也渾與澈生并一世

分有同開渾常責澈之非而取澈之長澈亦慕渾之為人而服渾之義朝廷之論澈亦已甚矣罪澈亦已深矣日滋月蔓其禍愈新至以儒林之宗匠亦不得免焉近者人心陷溺士習澆薄末路迷方之士無所依歸而有一宏儒亦陷於罪畧之中云：○答曰爾等雖因徒黨之救渾有此疏而其交結奸凶之狀則雖爾等亦不掩焉然則爾等之說不攻自破欲盡彌彰也至以渾為宏儒：何其辱哉視君父如弊屣終乃導君父乞降讎言賊是乃楊墨之類也能言拒楊墨者聖人徒也今朝廷之討其罪正所以定是非於萬世初非鉤深摘隱加之以情外之律也儒生之道但

讀書截修而已朝廷之是非：所當預
四月頌議政尹斗壽卒號格陰幼少時凝重如成人奇大
升許以大人氣像成渾桶其厚德弘量一日以妻喪不赴
朝李誠中曰今日始知政承之不可無也如羣雛之失其
長李完平初入臺以簋盞不飾劾尹海原後因公往海原
無幾微色留與語適有鄉族書乞婚需公命侍婢曰曩者
譯官某餉匹緞取來婢入復還曰本無矣公笑曰婦人
輩以公在座欲諱之耳促令取來全封畀之李公服其偉
量終身敬重焉

倭使乞和

壬寅智正三次出來密問天兵有無形情叵測願得水軍
將一負量帶選鋒數百同本國邊將訓練兵卒使羣遠播
等情順付賀節使金玘奏聞

丹妃

七月丹金氏為緇妃吏曹佐郎悌男之女五禮儀缺廟見
一節副學李晔光劄請遵古例行王妃廟見禮

竄三臺

大司憲鄭仁弘承召入來肅拜後筵席首論崔永慶拜鞫
臺諫至欲請鞫而僚議不一啓請付處諫院請竄黜具成
謫洪州李尚吉謫豐川李洽謫沃溝

大臣獻議

忠州人李德亨等上疏有曰如鄭仁弘之草木知名者與之論道如洪汝諄之斥姦扶正者指辛卯有功於攻鄭澈特加放釋云：啓下吏曹吏曹回啓曰甲午年洪汝諄大司憲時果有功於永慶伸寃命議大臣如何○他大臣病不收議獨頌相李德馨議曰近年以來朝廷用人進退皆由一人疏章此實弊風放釋之典請俟他日

先時庚子頌議政李山海兵曹判書洪汝諄爭權相攻山海之徒李爾瞻等劾汝諄大臣李憲國筵白兩出之爾瞻慶全亦放出未久收叙山海爾瞻等遂有疑貳之

心乃密托於光海為後日逞憾之計而又結鄭仁弘媒進於光海為山林外援之聲勢

李貴疏論鄭仁弘

副司果李貴疏畧曰臣為國獻策者六為師訟寃者三殿下謂臣言雖狂妄心亦無他陛啟者六表裏者三至於甲午之春遣醫看病賜藥治療臣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臣行過嶺南訪得弊瘼則名為士人者至於劫制使命守令徒流杖殺之權皆出於其手湖南則害止州縣嶺南則害及國家寃厥所由實鄭仁弘為之倡也臣見安陰下吏文狀曰陝川鄭叅議行次過去故縣監境上支待云臣

雖秩卑公行也仁弘雖高官私行也官令不顧公行皆奔走
走出待於仁弘之私過仁弘勢焰據此可見欲上章直斥
而體察使李德馨以為此人以士自名不可輕易處之仁
弘乃使其門徒通文右道臣之族侄居昌居李時益黜鄉
臣所經宿廬舍亦欲焚火其擅作威福之狀槩可知矣倭
奴退還已經三年而義兵所屬官奴及牛馬至今仍置其
家星州牧使柳永詢一言仁弘過惡而其徒極加詆斥做
聾體察旨從事等語陝川郡守李浦憤仁弘所居一面拒
逆官令以叛民詆之仁弘與浦對坐監司之前公然數罪
儒生停舉四館之事也道內士子見忤仁弘輒稱停舉頃

者文偉李景一等十餘人不叅文景虎之疏而并被損徒
通文行於一道仁弘以被擄婦女脅嫁逃唐兵之者地理
者又以士族之女劫婚微賤人之救已病者故兵使金沔
仁弘之親友情若兄弟而責其擁兵不討賊則因此啣之
沔之樞過其門而終不出吊故僉知梁禧仁弘之妻父禧
死於上國樞至京邸仁弘與其妻弟弘瀾有隙至於六日
不往哭許潛之廉人所共知而潛為星州言其薄行則與
其徒做出盜米百石之說星牧李時發之一號令則境內
儒生曰必稟於仁弘而後可韓浚謙道主也初不往見則
喉黨搆陷論罪柳成龍之清人所共稱而語及仁弘則喉

其門客文弘道朴而章等以貨賂公行田園遍滿等語劾
之李德馨其道體察也一杖金大虛色吏之後與其徒黨
恣意嘲罵退屏鄉曲其禍猶少今則顯揚朝廷之上縱恣
十倍國家危亂可指日而待臣成渾之門生非無意於辨
渾之寃而顧渾之寃則公論之在國人者終不泯沒辨白
之責非臣所及仁弘恣縱之狀非臣愚妄不計禍福者終
無一人言之故敢茲履蛇觸虎不自避云云

仁弘上劄自明

大司憲鄭仁弘啓曰李成祿等處置黃慎也拈出 聖旨
三言李貴䟽事○答曰頃日右相之啓固足以致人疑李

貴豈不知之乎卿曾言成渾搆殺崔永慶事今此上䟽安
知不因此而發乎李貴之為人卿知之乎曾做出金德齡
兩腋兩虎之說者也此說可做何言不做不過欲使卿狼
狽退歸而已且未知皆出於李貴之手也

鄭仁弘啓

大司憲鄭仁弘啓曰李成祿等處置黃慎也拈出 聖旨
欲令君父被殺士之名忘君黨惡罪莫甚焉但削其職物
情尤憤竄出之舉亦云末勘護軍黃慎以成渾門生黨附
奸亮斥士類為指喉惑亂天聽欺君父庇私黨削職猶為
輕典禮曹參議鄭經世以年久名流不能以禮法自飭亂

初居夏出入官舍飲酒之際或不免人言且於復讐之日
所當悲哭相對之不暇而出使關東公然挾妓瞻聽難掩
請罷職○答曰李成祿等其言何足數既已削職至於竄
黜則過矣黃慎削職亦過矣鄭經世事的然無疑則已風
聞萬一失實則其人可惜

初仁弘發論經世有一臺諫謂仁弘曰於今公則似涉嫌
矣仁弘不聽至是又以加罪削版事簡通同僚曰若不聽
從當獨啓決不相容而棄歸同僚未及回答而仁弘先自
起草削去仕版執義金大來以下避嫌以為仁弘不待答
通脅迫同僚云仁弘乃逝

時有譏仁弘詩曰草木鳥獸皆知名卿今上來蒼生福八
城三月三司空不福蒼生福死骨汝穩疏且舉此詩指謂
拈出 聖批譏侮 殿下以激 上心告訐成風其弊已源
於此日

梁弘溷疏論仁弘

前都事梁弘溷上疏極論仁弘弘溷仁弘之妻弟從前有
隙至是陳疏凡十二條畧曰仁弘其論荏色莊則專務粉
飾其外善內賊則惟務巧詐人見其矜懷疑其消直見其
陰邪疑其操身此所以竊取虛名以致至尊之傾嚮者也
其心逆而險行僻而堅居足以聚黨成羣足以反是獨立

則似必正而其訐人陰私而為直以持大臣之疑懼徑情
直行而為勇以便行己之無忌生五鼎食死五鼎烹而
不避大橫之誚則似至父偃其矯情干譽而外為恭儉好
人佞己而妄自尊大則似王莽豪橫武斷假借名義而力
折公侯威行州里則似郭解此奸邪情狀所以猝難辨者
也 殿下見其山野庸陋之態必笑其乖劣局促而其在
外張皇勢焰擅作威福者 殿下必不信其在後日竊弄
太阿貽憂宗社者 殿下必不信也

初仁弘少時嘗指鄉中一人為惡人勸弘澗乘夜潛殺
故弘澗疑之後數罪而絕之仁弘遂做弘澗弟淫其父

妾之說而謂言根出於弘澗寄書於弘澗父愷而又使
不得發言愷以示弘澗心知其詐不敢發及愷死弘澗
見仁弘詰之則仁弘引其已死之妹夫李磷者為此言
又弘澗立祠於其妻家則仁弘寄書於弘澗之二弟曰
立令公祠堂於其妻家觀其心術殆楊廣劉劼操刃弑
父之類仍令告于法司曰仁弘亦不無助於其間云

左贊成尹根壽卒跡月汀斗壽弟少從事性理訪退溪南
冥論朱陸同異從栗牛為莫逆交奉使朝京禮書于慎行
見其文曰藩邦有人嘗讀書遇疑難處輒自手抄遇習於
文者一：叩問文王西京詩法盛唐筆法亦深得虞秘書

骨力 上常曰萬機多事恨不與海平從容討論
左議政金命元卒性良善與物無競及登台輔雖無建白
而其心休、不欲害人風儀雋爽咸稱宰相器

倭使乞和

癸卯三十六年義智遣智正刷還被擄男女數百餘名求
和

盜殺柳熙緒

六月盜殺叅判柳熙緒臨海君瑋聞熙緒妾美密招納之
使奴盜殺之捕將邊良傑捕囚臨海奴窮治之賊不得良
傑坐謫熙緒子亦杖流領相李德馨忤旨罷李恒福代相

上劄辭曰良傑之謫臣實傷之特未及言耳德馨即已言
之臣、即未言之德馨罪雖未彰何忍慝情力辭遞

上尊號

甲辰三十七年正月羣臣議上尊號 上曰予宗社罪人邦
國之再造無非皇上之恩將士之功願無為如此之言庭
請踰月始許之乃上尊號曰至誠大義格天熙運時柳未
慶為相逢迎 上意無所不用其極此亦永慶諷之也久
當權軸與奪在手賄賂公行南邊水使所送米船一隻
為訓練都監所奪又有萬戶爭貨其門莫定肅拜前叅判
尹安性有詩譏之曰都監坐得全船米萬戶來爭肅拜名

若使此言聞塞外東倭北狄自然平

惟政探倭

二月智正又來乞通信命僧總攝惟政往探賊情 對馬
島土薄民窮專以貢船賞賜轉販資生而壬辰和絕失此
利故島倭復欲通和於日本則曰朝鮮請復和言於我國
則若不許和必復致兵禍潛遣披擄人金光若、逃來者
言倭欲復來寇且持庚寅黃允吉所賣去書契為信蓋島
倭盜得庚寅書契於日本掌故者潛授金光若、被親任
於日本者以為恐喝之地朝廷大懼遣惟政渡海探形勢
此和議所由起也後光若事覺拷死家屬配北塞

惟政遍求別章于縉紳間李晬光詩曰盛世多名將奇功
獨老師舟行魯連海舌聘陸生辭變詐夷無厭羈縻事
恐危腰間一長劍今日愧男兒

儒生不可刑訊

七月文廟有壁書之變列書時宰宦官宮人姓名及交通
淫亂之事極其凶慘即行慰安祭三省推鞠館官高敬吾
以下書吏典僕被訊者甚衆竟不得端緒儒生丁彥璿等
四五人亦連逮 上以儒生不可刑訊并命放釋
左贊成具思孟卒號八谷以元宗國舅追封綾安恬靜自
守東西分歧介立其間得為完人戚聯宮禁蓋持勤儉在

辰酉 幸追及文章精鍊根據六經卒謚文懿

改定貢案

乙巳三十八年改定貢案國朝貢案自燕山時多有所增
久為生民之患至是始設廳改定考其邑力之殘盛田結
之多寡土產之有無酌量彼此挪移均平百年宿弊一朝
盡革

野人之亂

三月忽刺溫部野人入寇殺潼關僉使金伯玉北虞候成
祐吉追擊破之時北胡輸積糧械於邊朝廷憂之令下三
道調兵赴北道朝廷以忽奴：我赤二首情跡叵測咨請

劉游擊宣諭忽奴具由奏聞後奴我赤破滅忽溫統合六
鎮藩胡穿過我國仍陷遼東

惟政還自日本

四月僧惟政還自日本秀吉既死家康廢秀頓而立傳位
於其子秀忠復來請和故遣惟政探情既至托以遊覽諸
國山川倭人奇之肩輿邀請殆無虛日惟政初言交和之
利次發刷還之端遂刷還我國男女三千餘口惟政踰松
雲又踰四溟堂豐山人掌樂正任孝昆曾孫出家為休靜
弟子壬辰住金剛山楡店寺倭人縛居僧數十責金寶將
殺之政携筇上法堂倭將列坐椅上政不為禮以文字責

曰佛法全以慈悲不殺為上彼一節千山寄食民間雖到身豈有寸寶諸倭動色悉解其縛大書寺門曰此寺有知道僧諸兵勿入休靜起兵以惟政為副平壤之戰多所斬獲嘗三入賊陣還兩王子又探賊情清正問貴國有寶乎政答曰我國無他寶惟以汝頭為寶清正曰何謂也政曰我國購汝頭金千斤邑萬家非寶而何正大笑至是又使倭人稱生佛以金輦昇行遍觀名山及還錄原從勳加一品階乞還伽倻山因示寂有四溟集

災異

七月慶尚江原忠清京畿大水公私家舍漂流人畜滄沒

不知其數咸鏡道安邊半夜急雨獐風拔屋大水如海不見涯際人家盡為沉没人畜漂去甚多翌朝雨歇鷄犬蛇虺山禽野獸水族之類堆死洲渚腐臭不可近山崩崖塌野無青色山中大木根拔浮下或疑非天降雨乃海翻為災云癸卯李廷龜使過淮陽作詩揭板今年九月廷龜以畿伯巡到江華則太僕官以點馬來得其詩板於江華煤音島送于廷龜序紀其事並其板而復揭於舊處亦一異事也

永昌大君生

丙午三十九年三月永昌大君璫生先是禮曹復請遣使

請封 上以為壺位久虛而不請丹妃先為此請何也時
懿仁 王后上仙已經年故也朝廷始知 上意不屬於
光海至是大君生領相柳永慶以全昌尉祖父交通宮禁
探知 上意援世宗朝廣平臨瀛大君舊例將率百官陳
賀左相許頊右相韓應寅曰以王子已定儲位則一大君
之生有何陳賀之事乎永慶乃停

詔使出來

時節使李尚信回自皇京 上聞皇太孫誕生遣閔夢龍
奉表陳賀兼陳北虜構釁帝遣朱之蕃等領皇孫誕生詔
因令探倭情有無每兩月一報鎮江游擊衙門

琉球國移啓

四月琉球國王子尚寧獻方物琉球前因節使之行屢付
移咨至是復至其咨曰閔首肆逆神人共憤天亡驕虜海
宇騰歡矧今天朝神武大振貴國威力更張餘孽既行勦
滅凡爾醜虜莫不喪魂落膽日後豈復有如匪茹之閔首
者哉間或逆萌復起封疆不靖弊國職在藩封詎屬支邦
自將猷念共分遙偵預探馳奏天朝轉左右以聞幸無遠
慮仍獻綿綃二十端黃石綃十端花文席十張土扇二百
把

即位四十年陳賀

時 上即位四十年陳賀設科 上即位雖在丁卯而以
戊辰為元則丙午為三十九年而領議政柳永慶以為四
十年率百官陳賀至設增廣以固寵識者皆竊議而畏勢
不敢言

許倭通信

時倭奴請和領議政柳永慶答以縛送犯陵賊則和可諧
遣僉知全緹信持答書往日本至是十月倭縛送二人稱
為犯陵賊諸大臣同鞠倭供曰觀我容顏我尚少年皆二十餘
壬辰則兒童安能掘陵命大臣議尹承勳曰以此倭為犯
陵賊是欺侮神明李恒福請戮之境上以示倭使廷龜以

為及此倭未斃之前將其所供馳諭智正責其無實則在
彼理屈在我詞直彼若誠心求款則必更送真賊縱曰不
然亦足以陰折其奸而為他日執言之地矣 上卒從永
慶議斬倭于市具奏天朝和遂成

先是賊之始退黃慎請討對馬之賊疏曰壬辰之亂實此
賊為之導既不烏秀吉之首則無寧盡殺此賊俾無遺種
庶可以小洩此憤也臣往年奉使徑由此島熟察而默記
之蓋周回不過數百里而中間多有泊船處陸路雖險狹
四面皆可踰入今大兵方在南洋若浙江七八千與我師
協勢渡海掩其不備必可以得志矣如此則可保十年無

事失今不圖不出數年通商給米之請至矣朝議特難竟
不能用

回答使

丁未四十年正月僉知呂祐吉校理慶暹佐郎丁好寬差
通信三使送日本以通信為嫌改號回答使書狀改補從
事官舉朝為詩以餞同知尹安性詩曰使名回答向何之
今日交隣我未知試到漢江：上望二陵松柏不生枝李
德馨一聯曰臣子未渝陵寢辱簡書先入犬羊天時宰聞
之大忤

祐吉等既到日本不得要領而歸倭人亦不敬待以金盤
盛糞以泥金灑之奉進慶暹以為真金以手掬之穢物滿
手倭人絕倒辱命取侮之狀人皆唾鄙

時源家康廢秀吉之子自立為閔白傳位於其子秀忠永
慶以為家康廢平氏於我國非讎可許和建白遣之秀忠
答書示黽勉許和之意祐吉等恐懼不敢辨而來援舊例
陞嘉善物議譁然恐永慶不敢言掌令崔有源上疏奪祐
吉等之資永慶大惡後於公會因禮數相爭曳出有源以
辱之

前願議政柳成龍卒跡西崖天資甚高聰明博學退溪一
見異之曰此子天之所生也嘗留意於經濟之業如治兵

理財等事靡不講究才足以經務學足以致用上甚重
之受任於傾覆之際以圖興復者中興諸臣中勞績最著
申欽嘗曰壬辰癸巳倭賊充斥天兵滿城之日羽書旁午
文移動如山積公到省則以申欽疾書必命執筆口呼成
文聯篇累牘迅如風雨筆不停寫文不加點燬然成章雖
咨奏之文亦然真奇才也李德馨李恒福其亞也朝廷錄
庶謹願相李恒福首舉公姓名顧同僚曰此老不可以一
善名但欲洗鄙塢之誣耳蓋指文弘道啓辭也

傳位傳教防啓

十月 上不豫症候危急人心洶懼皆疑臨海君有不測

變兵曹判書朴承宗請以都監軍護衛行宮翌日疾少間
上下密旨命招大臣時原任大臣等以 上疾危急故亦
詣在闕中永慶謂諸大臣曰今下密符只召時任大臣也
諸大臣皆起出 上下教欲傳位東宮永慶與左相許頊
右相韓應寅回啓有今茲 傳教出於羣情之外臣等不
敢聞命云：

上自兵難以來憂勞成疾王候屢朝靡寧久廢視朝中殿
手書諺教下賓廳諭以傳位世子之意柳永慶密啓以防
之蓋永昌生緣數歲光海久在東宮昏復自用 上知其
將不克負荷心甚憂之有易樹之意故永慶欲承順 上

意也

傳曰奸人之生其禍也無窮當此危疑之際不可不熟慮而處之令訓練大將率諸軍勒兵于闕門近處

畫竹

時上違豫中親畫巖上大竹老經風霜摧折枯槁之狀而一惡竹自大竹傍抽出枝葉茂長廣占盤石屈曲盤結之狀一嫩芽自石上大竹正幹中抽出穉枝軟葉雖未壯盛縹緲正笋已有弄月干天之氣像也一日上引見李恒福李德馨柳永慶李弘老等示之皆不曉聖意而永慶後首無言弘老獨有愁慘之態頰灑涕上引弘老入卧

內弘老復哀痛曰臣不忍見殿下今日情境也蓋上大竹自况以惡竹比光海正笋比永昌光海即位永慶弘老俱被極律

首醫發啓立異

時領相柳永慶為內局提調陽平君許浚為首醫夙夜憂煎罔知所措司諫宋錫慶掌令柳慶宗等以用藥失當峻發首醫拿鞫之論欲以次第及於都提調而蓋專出於構陷永慶之計其所用意不正故獻納宋聘正言具司諫金大來大憲洪湜掌令南復圭各自立異而不從以為聖候靜攝之中請罪御醫恐涉騷擾待聖候狀復藥廳罷

出後徐論其罪未晚且此時罪首醫不意議藥誰可當之
錫慶引避論斥同僚諸臺皆避嫌

藥房提調待罪啓答曰臺諫欲論罪許浚之意未解是欲
使不得用藥又欲使不得靜攝也許浚別無忘用不當之
藥之罪勿辭

於是府院俱發啓論宋錫慶柳慶宗等當君父待藥之日
假用藥失當之論潛相唱和圖濟已私相緹辭避惹起不
靖之端忘用雜藥之語隱然為他日嫁禍之地使醫官繫
其手足當事亦為動搖其受人指嗾嘗試奇中之計可謂
巧矣請並罷職依允

時尹孝先附奇自獻喉柳宗慶為論醫之議人言李山海
倡之云

大提學黃廷或卒號芝川壬辰陪王子入北為清正所執
清正要王子求和王子使廷或依其言狀啓潛以蠟書
道賊情為真假二本而體察使挾憾乃去真本以此竄吉
州而 上眷不衰遣醫問疾

鄭仁弘疏論柳永慶

戊申四十一年正月前叅判鄭仁弘疏畧曰竊聞之道路
去十月十三日自 上下傳撰之教領相柳永慶揮斥原
任屢上防啓至於 中宮下詔書之旨便回啓曰今茲傳

教實出羣情之外不敢承命臺諫或使不聞政院史官仍
秘聖旨久不傳出未慶有何陰謀亮計不欲人知乃至於
此噫 中殿塞淵之旨深體 殿下之意為國家遠大之
計而未慶極力搪塞無所忌憚秘其不當秘之聖旨遂其
不當逐之原任噫國事非一家之私原任有與聞之例未
慶之使不得參聞者何意也國君有故則貳君監國古今
通規乃謂之羣情之外者果何指歟聖明之教光明正大
如青天白日臣庶所當共聞萬物可以咸覩况以原任之
臣反不使參知其陰亮詭秘之狀恣行亮臆之情明若觀
火噫未慶固奸矣原任諸人亦豈得無失豈合聽其傳恣

默、被逐如羣羊而已也所謂羣情者若指其私黨所不
欲則特以若干輩陰謀亮計指為羣情而欺罔君父之耳
目歟若以為國人所不願則或傳或攝以係人心以定國
本而靜攝 玉候遙召永瘞之慶者朝著搢紳之情也都
人士女之願也海隅蒼生之望也而謂非羣情臣不敢知
先蔽聖志擇於諸子正位東宮非 殿下之知子乎懿仁
聖哲撫若已出載在玉冊非 殿下之本意乎 大駕西
幸分朝監撫百僚補臣非 殿下之明教乎命入侍疾念
釋在茲名言允出非 殿下之所定乎世子入侍之後中
夜涕泣露立禱天非 殿下之所知乎而未慶之携貳如

此執其言而原其心則異時將欲自為彌遠而濟王我東宮也永慶於東宮危疑之情已露猜隙之形日甚其自為謀宜無所不至 殿下謂永慶能復以吾君之子視東宮乎其勢將不止此必遂其奸計得以甘心而後已竊意朝廷宜有請劔之人自十月至于今何乎有聞聞其無人則方在要路者無非永慶之私人臺諫之不言永慶之瓜牙也大臣之循默慙忠永慶之羽翼也政院史官之私秘聖旨永慶之心腹也 殿下孤立於上無蟻子之倚有賢嗣而將不相保臣見賊 殿下之父天子者永慶亡 殿下之宗社者永慶禍 殿下之國家臣庶者亦永慶 殿下始

焉擇以為嗣終焉納之不測之地 殿下何有於一亮臣而反不免貽禍於賢嗣也伏願 殿下亟正邦刑使緹息昌齡之奸不得更作於他日以固國本以幸宗社云々不踏啓字下

柳永慶自明疏

疏畧曰臣以藥房提調方在差備門內政院傳以命召三公之教緹有密符之下臣與左相許頊右相韓應寅合符之後待命於差備門外俄而政院傳言退待於賓廳臣與左右相詣賓廳則原任大臣已不在矣臣等奉承傳撰之教竊伏念蒼黃之際特有此命其為宗社大計益鞏根本

之圖出尋常萬：臣等非不知將順聖旨而蓋以自上
不得親御萬機緣一兩日耳偶感之病自當勿藥羣下之
望惟在於此而內旨遽降回啓中所謂今日之教出於羣
情之外者實為此而言也臣等未至賓廳原任大臣已出
去則所謂揮斥者臣實未曉自上既命召三公臣等又
勸三公命召之符其時回啓之事當在時任故臣等相議
回啓其時備忘記及回啓草即令舍人吳百齡指示原任
所會處則原任不得參者勢所然也備忘記及回啓草注
書例為持去其後臺諫之聞與不聞非大臣所知也世子
毓德青宮十有七年儲位已定國本已固仁弘乃敢假托

傳撰之事陰圖媒禍之計其言凶慘所不忍言亦所不忍
聞今方聖明在上元良在止茲止孝兩宮歡洽仁弘乃以
無形之言只欲搆捏臣身不知自陷於窮凶極惡之地至
舉濟王之事擬其不敢擬之地其心尤不可測也云：答
曰觀仁弘上疏極其凶慘不得解見予有心病不知所
以為說之意尤極凶慘仁弘無故動搖吾心傾陷領相意
者羣小之中欲陷領相做作訛言飛語以播於南中仁弘
掇拾為此疏歟其言雖不足較而生事於無事之中至親
不得不因此致疑而有間朝廷之上或有所不靖則大為
不幸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喧啾有何嫌焉且其傳教之事

只令傳于時任大臣彼輩：者果何人歟卿宜安心就職
勿以為意

傳教

傳曰鄭仁弘欲令世子速受傳位其自為謀則自以為於
世子盡忠而其實則不忠甚矣諸侯之子必受天子之命
然後方可謂之世子今世子未受丹命是天子不許也天
下不知也一朝遽受傳位萬一天朝詰之曰汝國之所謂
世子天朝未許汝王私自傳位汝王之職封亦天子之職
非汝王所擅便者世子亦何敢私自受之橫加不測之
名於世子而詰問大臣則將何結末耶予則特因一身之

悶欲退而大臣謀國亦豈可不為周遮大臣豈但以許退
舊君為不忍而已乎今因仁弘之疏上而予心不安夜不
能寢食不下咽而大臣臺閣皆不安其職可謂無前之大
變政院知悉

自此世子每問安則自內責之曰何以稱世子問安耶汝
則權封更勿來此世子伏地至午嘔血質本微弱因此失
魂昏闇

獨啓

典翰金大來獨啓畧曰奸人為此無根之說假手草野之
人陰售鬼蜮之謀柳永慶之有罪無罪蓋不足言至舉

兩宮之言欲間我聖上骨肉豈不痛哉大抵今此之疏不但陷一永慶必欲一網打盡空國而後已儉巧極矣

左右相引咎啓

左相許頊右相韓應寅啓畧曰鄭仁弘之疏以柳永慶為動搖東宮謂臣等慙患而攻之且以羽翼目之永慶既以此為罪名則為羽翼者厥罪惟均請命斥罷○答曰仁弘之言有同失性人所為極為痛心不獨誣陷領相而已一時臺諫侍從皆指為黨與是謂一網打盡之計其心之慘毒如此御等安心而已

儒疏

忠州進士李挺元等疏畧賊臣柳永慶以陰狡險猾之姿負窮凶極惡之罪竊據台鼎假息覆載為神人所共憤已久幸賴鄭仁弘忘身殉義遠伸正義已經屢日聖旨尚闕我國家二百年宗社終必壞於此賊臣之手耶仁弘既言之後凶黨益肆略無顧忌帶言責者亦不待罪其無君縱恣之狀至此尤著履霜不戒堅冰將至云○答曰收拾鄭仁弘餘緒誣陷大臣此必聽人射影之嘆耳朝廷大體儒生不宜忘言

領相柳永慶疏批

領相柳永慶疏緊身被惡名請下攸司以正臣罪以謝人

言 答曰卿之被誣之情仁弘上疏凶慘之狀天日之所
下臨一國上下之所共知豈可足數姦人之術乃為有辨
覈之舉哉凡事疑似然後乃覈既為無形直是誣陷又何
覈也所可痛者奸人含沙射影之計無所不至、於語涉
君父此無君及逆之徒也早晚終必現露上天豈容此奸
人乎宜遵前旨勿為介意

時朝議涵、兩司規避紛紜呈辭引病正言具憲徃大諫
李效元家語曰吾欲論劾鄭仁弘爾瞻等構啓草以來未
知諫長之意如何效元曰自有他臺諫吾二人豈可獨當
乎具曰他臺諫畏後日之禍瑟縮而入豈待出仕乎仁弘

之論柳相罪狀固不足言以岡測之說離間君上父子之
間有嫁禍國家之計身為臺諫畏他日之禍而終無一言
乎諫長若不叅啓吾將獨啓矣效元曰公言至當龜勉聯
名憲仍詣闕啓辭

臺啓鄭仁弘李山海李慶全李爾瞻

大諫李效元正言具憲等啓曰鄭仁弘動搖君父離間至
親之狀至凶且巧彼仁弘不過被人指喉而為之者此實
大奸人捏造流言假手草野之人陰售鬼蜮之計可勝痛
哉上年冬初 聖候靡寧傳撰令下之日藥房用藥失當
之言傳撰防啓不當之說皆出於李山海之口而李慶全

李爾瞻輩晝散夜聚百段謀陷之計有口皆言有耳皆聞矣柳慶宗用藥失當之論遽發於此時慶宗即其黨也國人皆知出於慶全爾瞻之兇計鬼蜮之輩又以無形不測之說陰喚仁弘仁弘乃山海之腹心也一聽其言攘臂當之誣虛捏無不遺餘力凶辭悖說畧無顧忌不但構陷一承慶而已至以人臣不忍聞不忍言之事動搖離間無所不至若使此計得售則豈但嫁禍於士林亦將禍及於宗社噫我世子名位既正上聞天子天子知之下誥八方八方戴之東征將士無不親覩天下見之也受命監撫贊成再造功著宗社也 殿下定之天子知之天下見之宗社

托之故降教傳擬於危疑之日益固根本計非出於殿下遠大之圖耶愚諭師傅血誠回天於下教之時若非出於世子誠孝之感耶 殿下之教世子之辭雖文王止慈止孝無得以加之矣當此之時設使仁弘輩在傍其將無辭奉承而不為防啓乎抑將不為將順而有所云云乎其離間兩宮嫁禍士林之罪不可不懲請前叅判鄭仁弘舍人李慶全正卽李爾瞻為先極邊遠竄云云卽允

三人竄配

爾瞻甲山慶全江界仁弘寧邊並遠竄
安陰進士鄭造上疏救仁弘極言承慶之罪李惺又上疏

請伸仁弘極言永慶謀危之狀而並論其貪贓之罪二月初一日李效元論治李挺元李惺鄭造等傳會仁弘表裏作奸之罪請竄惺與挺元相切而造第遵婚崔護參挺元甄故也

初爾瞻李惺使惺第惺見鄭經世極言永慶謀危之狀請甄論其罪經世不肯惺累日不去更貽書勸之經世答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惺遂往說仁弘

國恤

二月初一日 工昇遐 時李效元啓辭入啓未及下明日乃是別試開場之日故試官等方牌招詣闕忽自內傳

言 上疾危急承旨蒼黃詣差備門外御醫許後出曰上疾危急不可為也大臣皆至柳永慶以嶺儒結疏請其罪出城外故最後至日已夕矣自內命大臣入廳遣教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福尹承勳柳永慶奇自獻沈喜壽許頊韓應寅都承旨柳夢寅注書金時讓等入侍 上當門而卧加龍袍拖玉帶於其上氣絕已久德馨曰古禮不絕於婦人之手請屏婦人德馨又曰當靜而俟之大臣以下以次出舉哀退就賓廳日已黑矣張燭而坐承傳金鳳傳大妃之命曰啓字御寶送于東宮則不受大臣啓曰 上在哭擗中故也自當受之

遺教七臣

金鳳又以 大妃命來傳一封書曰去冬患急時所奉書也外面書遺世子內則曰視同氣如予在時人有譖之慎勿聽之敢以此托之既入而又以封書來外面書柳韓申許朴徐韓內則曰不穀忝位負罪臣民若隕淵谷今忽得大病脩短有數死生有命晝夜之所不能違必然聖賢之所不免夫復何恨大君幼冲不及見成長以此耿耿耳予百歲後人心難測萬有邪說願諸公愛護扶持敢以此托之因言柳則領相韓則右相申則申欽許則許箴朴則朴東亮徐則徐渚韓則韓後謙此亦去冬危急時所奉書云

時 上大怒竄逐爾瞻仁弘等將大治黨援俄而 上棄羣臣事乃大變皆爾瞻希奮協謀為之也

王剛毅果斷恭儉慈仁尤重儒術之士命刊李滉聖學十圖李珣聖學輯要是時經明文學之士彬々輩出此豈非培養人才之感哉其中遭否運暫罹播越乃氣數治亂之所關而卒能剷除夷亂身致重恢以永國祚於無窮則非天下之英武其孰能與於此

初柳惺山海之婚得聞爾瞻會議山海家之說往見山海作色曰近日爾瞻會議岳丈家有措陷我叔父之陰謀岳丈送妻媪慶全于陝川仁弘家陰囑上疏云然耶山海笑

曰豈有是事吾兒下往保寧此則有家之所知何出此言耶惺大怒曰岳丈枯藤落杖有何狀乎拂袖而去山海目送而言曰柳獻納忘人耳終難免大禍云厥後惺杖死惺家與山海家永絕為讐

時上暴薨賊臣等遂即復入擅弄國柄大張禍網梓宮在殯無所顧忌苟可以害先王之親愛若骨肉之事靡不為之必害乃已一以逞其宿憾於先王一以務為迎合於先海故一舉而殺先王之子臨海再舉而殺先王之寵姬三舉而殺先王之孫四舉而殺先王之子永昌五舉而殺先王之孫綾昌而先海之稔惡諸賊之畜憾猶以為不足

必欲延及大妃既殺延興甚至於四年而發其藏戮其尸亂臣賊子何代無之未有凶悖如此之甚者也

時東人分為大小北之黨所謂大北者李山海慶全父子鄭仁弘李爾瞻朴槿也所謂小北柳永慶為相七年其所引進者許頊崔天健成泳宋言慎洪湜成俊者李效元李惟弘金大采宋應驊李德溫宋駁宋駟南復奎柳惺柳懌朴承宗李潸柳永謹柳永詢李履祿朴而章黃暹黃晁黃謹中曹明晶成以文金善國閔慶基朴顏賢申光立申橈諸人謂之柳黨南以恭不入於柳黨首倡一種之論金善國南以信朴彛叙任充任章輩八附而世謂南黨也仁弘

胥瞻輩倡邪說曰永慶為首相以孫全昌尉翁主探知上
意陰結內官閔希譽伺上動靜外結國舅延興金悅男
專為永昌地有易樹世子之計云先海疑懼益甚丁未傳
攝之教永慶防塞爾瞻慶全輩會山海家議曰以此觀之
永慶易儲之陰謀昭不可掩乃使門客送于陝川勸鄭仁
弘上疏則諫阮李具啓竄仁弘爾瞻輩全大來李惟弘等
有仁弘庭鞠之啓宣廟昇遐先海即位所謂柳黨慘被
大禍獨西人一隊袖手傍觀而笑終不參於大小北相閱
之間矣若使先海即位之後不殺永昌盡考於大妃仁
弘不主廢母之論則先海為一賢主仁弘為一名臣永慶

亦難免先海之罪人矣

沈義謙金孝元時只有東西黨矣朴滹李珥之亡而西人
常困於東人之貶辱己丑年之廢東人多死壬辰之亂西
人受困者皆能仗節死義高敬命趙憲金千鎰宋象賢特
其著見然而東人之勢逾熾遂自相攻擊南北之分遂絕
東人之號其後北人轉威又私自分黨則李爾瞻鄭仁弘
李慶全金大來奇自獻許筠洪汝諤等為大北柳永慶南
以恭金善國柳希奮朴承宗等為小北宣廟晚年忌朝
廷之貪權迭相進退闔以名利而小北之得志始於辛丑
壬寅年間自獻仁弘等遜永慶秉權則害甚於前及昏朝

初永慶殺而仁弘爾瞻用事而希奮以戚里美權故小北
不裒然大北最強又自分張各立門戶鄭昌行李涇等以
救鄭蘊為中北又有清北濁北骨北肉北之名卒之廢毋
后而王亦隨亡大北盡誅竄無餘自中北以下諸黨或附
小北或投西故世無名號今其存者三色云爾

